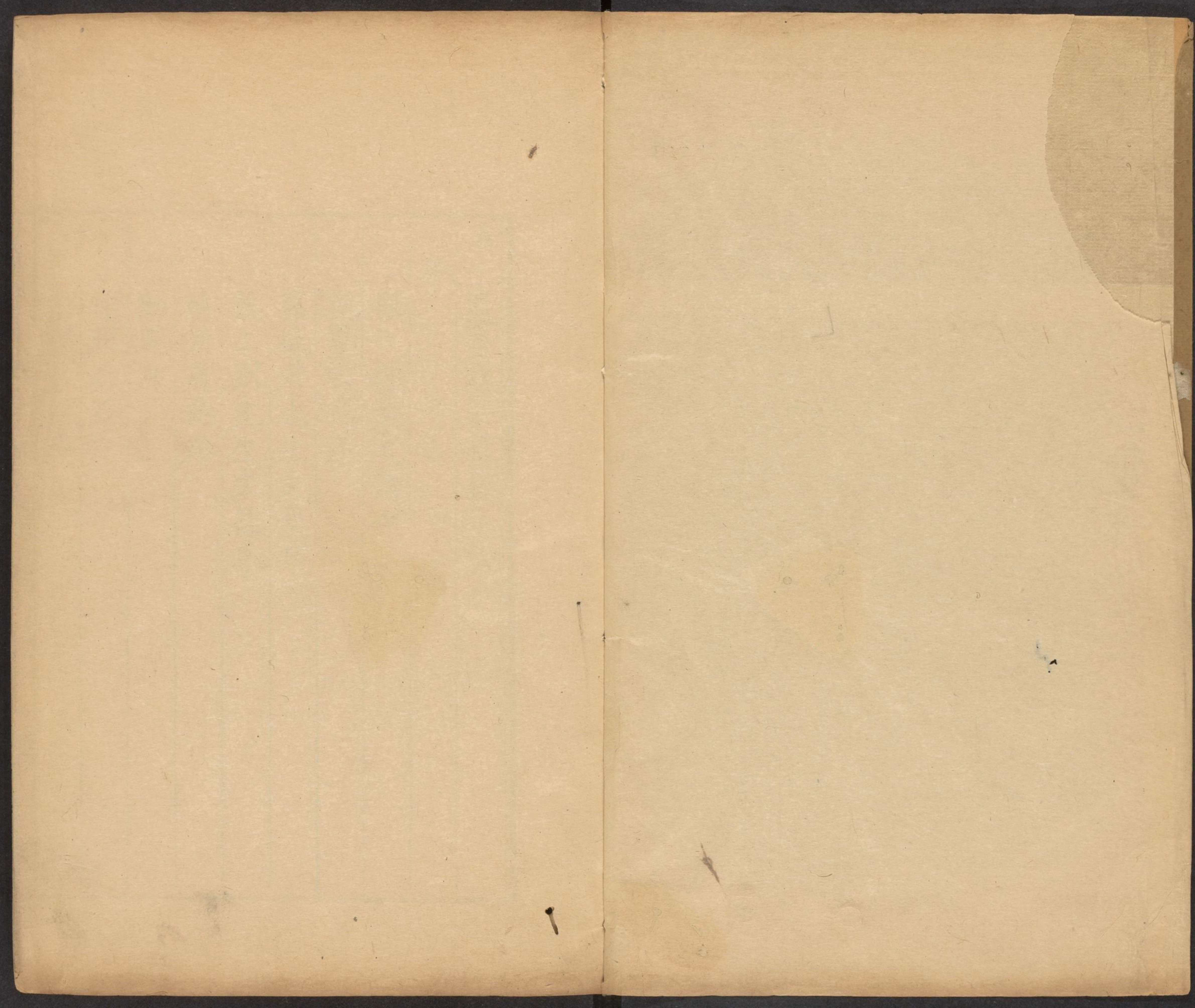


T5457/3204(2)

湯子遺書序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3 1955





湯子遺書卷三目錄

序

擬 御製大清會典序

理學宗傳序

孫徵君先生文集序

戢山劉先生文錄序

贛州府誌序

勸賑序

睢州誌序

孝經易知序

劉山蔚詩序

蔡氏族譜序

唐成齋制義序

黃庭表集序

西澗集序

楊彭山春望詞序

雪亭夢語序

西山唱和詩序

王似齋詩序

送魏蓮陸歸保定序

送宋牧仲分司贛關序

送汪檢討奉使琉球序

惠母陳太君七十壽序

孫徵君先生九十壽序

募建六忠祠序

賀王叔平進士序

送徐電發序

湯斌潛菴

茲末述中外同聲關乳

湯子遺書卷三

睢陽 湯 斌 潛菴

序

擬

御製大清會典序

順治壬辰七月御試

朕惟一代之創興必明一代之制度蓋紀綱倫敘千載維同而規模品式累朝各異自唐虞以來典謨大備商著風愆用儆有位周垂官禮具訓百工莫不煌煌巨麗於今為昭然道取稽古政貴因時近代惟明本朝所監其設官分職原本古昔權殺

於漢而董正之綱維自定員省於唐而職任之貫理甚周祿涼於宋而蠲復之恩禮愈渥宏謨曲算可謂博大精詳矣至孝宗秉睿哲之資股肱多忠良之彥於弘治十年詔脩大明會典閱六年而告成其後因時損益每進加詳制度文為於焉稱備使其臣工克遵罔替何難彷彿殷周比隆虞夏哉朕於萬幾之暇時一披覽因念本朝受

命九載於茲而典則不章臣鄰罔守朕甚恧焉用是特命諸曹纂輯舊章別類編文分年紀政以官聯部署為綱以事物儀文為目同異兼晰而無因

革難通之患巨細均該而有本末咸宜之美法則折衷於前朝謨訓聿彰於昭代誠至治之良猷實萬年之金鑑嗚呼法難明而易昧民難安而易危寅恭協應勿持祿以養交成憲是遵罔紛更而多事使百姓聞令而心服則朝廷無為而日尊百爾君子尚其敬哉世世子孫尚其敬哉

理學宗傳序

天之所以賦人者無二理聖人之所以承天者無二學蓋天命流行化育萬物秀而靈者為人本性之中五常具備其見於外也見親則知孝見長則

湯子遺書卷三
知弟見可矜之事則惻隱見可恥之事則羞惡不
學不慮之良人固無異於聖人也惟聖人為能體
察天理之本然而朝乾夕惕自彊不息極之盡性
至命而操持不越日用飲食之間顯之事親從兄
而精微遂至窮神知化之際蓋其知明處當乃吾
性中自有之才能參天贊化亦吾性中自有之功
用止如其本性之分量而非有加於毫末也堯舜
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
執厥中其為教之目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
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聖學之淵源王道之

根柢也由湯文武周公孔子以至顏曾思孟成已
成物止有此道在上在下止有此學秦漢而後道
喪文敝賴江都文中昌黎衍其端緒至濂溪周子
崛起春陵直接鄒魯程張邵朱以至陽明雖所至
或有淺深氣象不無少異而中所自得心心相印
針芥不爽蓋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
苟得其本心之同然則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
固無異親授受於一堂者矣如高曾祖禰與嫡子
嫡孫精氣貫通譜牒昭然而旁流支派雖貴盛於
一時而不敢與大宗同抗蓋誠有不可紊者在也

近世學者或專記誦而遺德性或重超悟而畧躬行又有爲儒佛合一之說者不知佛氏之言心言性似與吾儒相近而外人倫遺事物其心起於自私自利而其道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吾儒之道本格致誠正以爲脩而合家國天下以爲學自復其性謂之聖學使天下共復其性謂之王道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豈佛氏所可比而同之乎容城孫先生集理學宗傳一書自濂溪以下十一子爲正宗後列漢隋唐儒考宋元儒考明儒考端緒稍異者爲補遺其大意在明天人之歸嚴儒釋之辨蓋吾

儒傳心之要典也八十年中躬行心得悉見於此斌謝病歸田從學先生之門受而讀之其折衷去取精義微言幸承面誨而得有聞焉天下同志讀是書者無徒作書觀也止由此以復天之所與我者耳吾之身天實生之無一體之不備吾之性天實命之無一理之不全吾性實與萬物爲一體而民胞物與不能渾合無間焉吾性未盡也吾性實與堯舜同量而明物察倫不能細大克全焉吾性未盡也吾性實與天地合德而戒慎恐懼不能如乾健不息焉吾性未盡也試由濂洛關閩以上達

孔顏曾孟由孔顏曾孟而證諸堯舜湯文得其所以同者返而求之人倫日用之間實實省察克治實實體驗擴充使此心渾然天理而返諸純粹至善之初焉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中和可以位育而大本達道在我矣不然徒取先儒因時補救之言較短量長橫分畛域妄起戈矛不幾負先生論定之苦心乎陸子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脚斌惟與天下學者共勉之而已

孫徵君先生文集序

昔文仲子生隋唐之際佛老盛行毅然以孔子爲

宗匹夫肩絕學之統其有功於斯世甚大朱子集羣儒之大成其徒傳之金華諸子遞相授受至明初制作一代典章率本朱子之教以是知大儒抱道空山脩明六經非一世之業也容城徵君孫先生登萬曆庚子鄉薦與鹿忠節爲友以躬行相砥礪居親喪結廬墓側於憂戚孺慕中悟心性本原慨然以聖人爲可學而至天啟乙丙間大興鈎黨之獄左魏周三君子橫被榜掠故交避匿先生獨上書樞輔鳴鼓舉旛爲之鳩衆仗助生死禍福不足動其中其剛大之氣復如此時會搶攘保全危

陽明遺書卷三
五
城避亂山中隱然負王佐之望徵書屢責堅辭不
應晚年移家蘇門聲華刊落生徒數百結廬相就
其地自姚許之後稱再盛云先生於道慎擇而約
守之發為文章皆躬行心得之餘未嘗有新奇可
喜由其說而持循之人人可以寡過所著四書近
指讀易大旨尚書近指精義明前儒所未發嘗以
古今諸儒見有偏全力有淺深要以不謬聖人為
歸慈湖以傳子靜者失子靜龍谿以傳陽明者失
陽明儒而雜禪不可不辨苟無致知力行之實徒
憑揣摩億度以軒輊先賢先生之所不與也九十

老人晨興拜謁家祠獨坐空齋終日無惰容事物
之來泛應曲當濁酒孤燈對友談學至丙夜不倦
自非功深於人之所不見者烏能自彊不息如此
乎當草昧初開干戈未戢人心幾如重寐賴先生
履道坦坦貞不絕俗使人知正心誠意之學所以
立天經定民彝不因運會為遷移振三百年儒者
之緒而為

興朝理學之大宗其於文中紫陽何如非愚之所
能知其有關於世道則一而已矣

戢山劉先生文錄序

濂溪遺書卷三
五
蕺山劉念臺先生文錄十八卷斌奉使於浙先生
門人黃君太冲與其孫茂林見示得受而卒業焉
喟然歎曰先生之學至矣程朱以來體道之精未
有過焉者也蓋嘗論之濂溪得孔孟之傳其說太
極圖也曰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
此中庸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旨也而論者以為
易流於禪吾謂不然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
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人者天
之心也性者天之理也天理非可以動靜言而主
靜亦不可以時位論泥主靜之說而不得其義固

易流於禪若昧主靜之意而徒事於標末補綴則
隱微多疚人品偽而事功無本此鄉愿之偽學孔
孟之所深拒也程子曰天理二字吾體驗而得之
又曰學者敬以直內為本朱子曰靜者性之真也
涵養中體出端倪則一一皆為己物豫章延平師
友相傳皆是此意其曰窮理者亦窮天所與我之
理也故可以盡性而至命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
其功也後人失其精意遂至沉溺訓詁泛濫名物
幾於支離而無本王文成致良知之教返本歸原
正以救末學之流弊然或語上而遺下偏重而失

中門人以虛見承襲不知所以致之之方至龍溪
四無之說出益洗洋恣肆縱橫自如儒佛之藩籬
盡撤其流弊有甚焉者故高忠憲顧端文以性善
之說救之夫學者於極重難返之際深憂大懼不
得已補偏救弊固吾道之所賴以存學者先識孔
孟之真身體而力行之久之徐有見焉未嘗不殊
途同歸如顏曾為大宗而由賜師商各得聖人之
一體若學力不實此心無主徒從語言文字之末
妄分畛域根柢未立枝葉皆偽其所為不越功利
詞章之習而欲收廓清摧陷之功吾恐言愈多而

道愈晦聖賢心傳不見於天下後世也先生生文
成之鄉而與忠憲端文遊其學以慎獨為宗於天
人理氣靜存動察辨之不厭其詳而終以靜存為
要嘗曰姚江之後流於老莊東林之後漸入申韓
故擇取中庸以復先儒之舊平生於寂寞凝一中
發其聰明智慮通籍四十年敝帷穿榻蕭然布素
其立朝也秉義據經難進易退自曹郎以至總憲
前後章疏十上大約志在振肅紀綱敦崇廉節重
仁義而薄刑名更欲申明祖制寺人不得典兵預
政廷杖詔獄悉當報罷寧人主見為迂闊而不敢

貶道以從時寧與執政相齟齬而不敢容嘿以阿
世慎獨之學以之自修者如是以之告君者如是
以之勉寮友誨門弟子者亦如是遭際鼎革拜辭
家廟絕粒空山其從容堅定視生死猶日用飲食
也觀其語門人曰胷中渾無一事浩然與天地同
流蓋通微達性之學至是而始得所歸宿焉植天
經扶人紀固吾儒中庸之道非老佛之幻視君親
與鄉愿偽學依回附和者所可假借吾願學者捐
成心去故智法先生為學之誠而得其用心之所
在由是上溯濂洛關閩以達於孔孟則姚江梁溪

皆可融會貫通而無疑矣斌有慨於聖道之失真
微言之將墜故不禁媿媿言之

贛州府誌序

按贛之為郡處江西上游漢唐以前視若荒服至
宋濂溪周子通判州事其時趙清獻為守程大中
令興國識濂溪於南安命明道伊川受學焉伊洛
文獻之傳實肇於此文信公亦以守郡建大義興
勤王之師故豫章理學節義冠冕海內而贛郡尤
著云然地大山深疆隅繡錯姦宄不測之徒時時
乘間竊發疊嶂連嶺處地既高俯視各郡勢猶建

瓴非得博大通方威信重臣鎮撫其地則閩楚江
粵往往多事故前代特命憲臣駐節於郡王文成
公授提督專征伐剗平山寇厥勲爛焉及宸濠逆
命天下震動公率二三郡守統兵數千旬日之間
擒俘宸濠舉豫章數千里地歸之朝廷豈非重地
得人之明驗與而文成公學本周程在贛日與洛
邨善山南塾東廓諸君子講明良知之學天下儒
者以虔南爲歸可謂盛矣虔南盛衰既關數省之
安危而聖學修明又肇端於此地故其山川磅礴
鬱積滢迴蜿蜒非他郡所可頡頏也予既考閱舊

誌得其形勝扼塞之要間嘗登城眺望見崆峒天
竺萬峰迴合貢水章江雙流奔湍北顧十八灘巨
石側立如犬牙森森想見清獻疏鑿之跡謁濂溪
書院修其俎豆信國文成二祠亂後焚燬予移祀
書院廣集諸生執經揖讓於前念典型之尚存思
徽音之如在不禁爲之低徊流連也獨是山川如
故風俗漸漓戶口消耗賦役繁難選舉應南宮試
者十二邑僅數人耳何今昔之不同如此是非任
甸宣牧守者之責與後之君子撫覽茲編尚加意
綏輯再允濟獻之休烈而與賢士大夫講明性道

尋墜緒於微茫以上追濂溪陽明之風知必有洛
村善山其人出而應之者矣

勸賑序

順治十六年歸德靈雨爲災自夏徂秋煙雲慘淡
洪流浩浩彌望數百里麥未登場黍稷弗播睢州
地尤沮洳城郭傾圮蓋父老傳聞以爲百年之內
所未有也比冬民將扶老攜幼就食四方郡司李
饒陽符公慨然軫念遍履部內開誠勸諭繼以涕
泣於是各邑聞命輸助麥穀者皆以萬計公之至
睢也捐知州事戴侯而言曰上天降災青於茲土

惟我官吏罔獲辭咎其曷敢弗欽既又進紳士耆
老再拜而言曰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當茲荒
歲窮民流離盡矣若珍此豆區之遺倘變生意外
安能洗腆用酒而稱無事乎衆咸曰唯唯此流離
民誰非我之鄉里親戚乃重煩明公憂於是蠲輸
者立粥場者恐後自城市至四境村鎮煙火相望
前此民之扶老攜幼奔走四方者皆相告來歸繼
而河朔淮泗之民以梁苑爲樂土越明年麥登乃
止當斯時也予方銜命嶺北秋八月請告歸里入
境睢之父老曳筇躐履率其子弟遮道言公功德

曰去年微公我聚已為墟我屬已為魚矣予曰然
抵舍則父老又曳筇跋履率其子弟造於庭曰公
大有德於我邦父母兄弟惟公之賜春耕夏藝惟
公之賜我民何以云報願為賦詩以紀公功誅而
歌之子子孫孫俾勿忘予乃颺言於衆曰公官以
刑名職在懲貪糾猾非錢穀撫循之司也然公學
有淵源故平日為政察奸惟明去暴惟勇豪民蠹
吏竄伏如鼠而疾痛負寃之民若承雨露公方崇
教化日進譽髦而課藝之未嘗恃旃楊之威也予
昔自潼赴顛晤公於杞公為予言刑以弼教非以

為教也然書不云乎既富方穀中州自兵火以來
家無蓋藏民鮮二鬴設不幸有方二千里水旱
之災不知何以禦之往者天下常多故矣其先由
饑饉頻仍縣令不上聞藩臬不下詢視民間欣戚
漠然不關於心以鳩形鵠面之人而催科是問於
是民始忍以父母妻子所仰賴之身而自棄於盜
賊夫養不遂則教不興教不興雖有臯陶為士亦
不可以理此予鯁鯁然不能已於懷者噫以公言
觀之可謂識治之本矣予既感公之德又重以父
老之情乃拜手頓首而為頌曰歲在己亥商羊告

災梁園千里蒼茫莫開麥禾云腐蒲葦塞路未耜
高懸爭網魴鮒夜吼蛟龍庭遊鳧鷺苦雨名篇愁
霖綴賦惟公曰嗟惟我赤子兵火餘生何以堪此
乃檄守令予親履野時駕輕舸時乘羸馬臯陸渟
泓旌旗瀟灑八邑咸臨至睢之下呼爾冠紳拜手
廣廈母吝爾有哀此孤寡紳士合言惟公之命惠
我憚獨敢不敬聽廼輸倉箱廼助釜甑熒熒予遺
室如懸磬聞公之命交手相慶廬幕周旋炊煙繚
繞左餐右粥歌呼昏曉我公之歸雲霞縹緲淮泗
河朔民欣再造何況宋州敢忘拜禱春爾條桑秋

爾滌場我公之功高山蒼蒼烝爾祖妣洽爾鄰里
我公之功河水瀾瀾

睢州誌序

睢州處杞宋之間壤地不過百里而春秋諸侯會
盟戰伐與漢唐攻守之跡往往在焉至宋爲神京
左輔稱雄郡明代文物聲明甲於兩河及其亂也
鋒鏑日聞受禍倍烈蓋地處中原之衝世治則冠
裳輻輳有故則干戈相尋勢使然也余少時好從
長者訪求郡中故實壬午兵火之後繼以河洩故
家遺書一朝俱盡後於河北得李司空舊誌手錄

以歸吾友吳君冉渠博學好古又購得嘉靖間上
黨程公本手自校讐網羅近事摭摭遺文功未告
竣會中丞賈公有修誌之檄郡守取其稿以應倉
卒付剗劂金根帝虎之譌觸目皆是田賦源流未
詳山川古蹟遺脫附會爲多名宦事實寥落人物
自漢魏至宋元名臣高賢表表史冊者姓氏湮如
入明以來理學勲業忠節文章彪炳寓內久列一
統志者皆僅於選舉表中一見姓名而已使後生
末學至語及先輩行事茫然莫知所從來何由聞
風而興起乎大者如此若幽貞之士孤嫠之懿沉

埋於荒谷廬井者又不知其凡幾也余知非冉渠
定本林居日久桑梓掌故聞見漸熟叅稽前史蒐
獵散佚復尋訪父老而折衷之不敢自名州志分
爲數帙曰睢陽耆舊傳曰風俗志曰遺事考至理
學則附入洛學編藏之篋衍久矣雲安程公閱誌
病其譌陋不以予空疎無似委之重加叅訂余惴
惴以不克勝任是懼時冉渠已歸道山從其令嗣
按索遺藁更發予敝笥而檢閱之核僞黜浮遠不
遺而近不濫時當溽暑楫戶終日目涉手抄汗流
接踵較舊志事增十之五六仍舊定爲七卷公一

一裁定遂蠲金授梓余於是益歎公之大有造於
睢也睢之爲州城郭遼廓土田軍民繡錯賦役叢
雜壤多沙鹵黃河之患頻仍民寡蓄積一遇水旱
道殍相望且界連曹衛奸盜易滋經畫調劑匪易
語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此編粗定後來者不
須旁詢掾史而因革法戒一展卷而得其大畧豈
特一二世之利哉吾又因之有所感矣前代吾州
盛時世家耆碩縹緲充棟操觚之士比屋而居自
嘉靖以來百有餘年未聞以誌爲任者獨賴劉教
諭人物一編存其梗概於郡事則未詳也今公於

戎馬倥傯征輸孔亟之時毅然爲之豈不誠識治
要君子哉愧余謏陋寡聞且隨繕隨梓不暇廣質
同人舛誤缺漏勢所不免博雅君子覆加增潤以
成一郡之典則茲編其前驅也夫亦實余之所厚
望也夫

孝經易知序

孝經註釋箋註凡數百家近惟新安呂忠節公所
著本義大全最稱詳備吾友登封耿逸菴先生家
居講學復著易知一卷其言簡而盡明顯而精切
與忠節所著互相發明誠後學入德之津梁也古

昔盛時人重倫常敦仁讓故風俗朴茂治道還
淳太和之氣洋溢宇宙輓近之世教化不明本實
不敦殫精竭思皆枝葉浮華雖名譽動人而本心
已失象山有言親師取友爲學力行皆從好事中
來故虛而不實此言切中學者病根而吳中爲甚
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賢人之行莫大於孝朱子少
年讀孝經題其上曰不如此便不成人孟子曰人
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吾人奉父母之遺體當
思父母生我之身無一體之不具生我之心無一
理之不全何以保守成其爲人不至放失淪於禽

獸此不可不深長思也自學路久迷陷溺日深重
以侈靡之習淫佚之說功利之謀所知所行皆人
欲而非天理夜氣之良偶一醒悟真堪痛哭流涕
而不能自己者奚暇雕繪浮藻馳求聲譽乎天下
萬善同出一原人能孝則事君必忠事長必順交
友必信居官必廉臨民必寬故事君不忠非孝也
事長不順非孝也交友不信非孝也居官不廉非
孝也臨民不寬非孝也進而言之暗室屋漏一念
自欺非孝也應事接物一念怠斁一念刻薄非孝
也事親能養矣而未能養志知從令之非孝矣而

未能諭親於道養生送死盡禮矣而未能事死如
生事亡如存其孝猶爲未盡也故事親事天一道
也盡倫盡性一理也孝之道大矣哉誠能盡孝之
道則精義入神參贊化育不外是矣一人盡孝則
一家化之一家盡孝則一國化之推之天下皆孝
子四海皆仁人則民氣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
尚何憂治道不唐虞風俗不三代歟

劉山蔚詩序

嘗聞詩者心之聲也尚書曰詩言志孔子刪詩三
百而蔽以思無邪之一言此千古論詩者之宗也

騷雅而後言詩者無慮千家我所推重獨靖節少
陵耳靖節真懷高寄簞瓢宴如蓋置身羲皇以上
而不知有漢魏者也少陵間關氛祲曾無虛日而
感時憂國忠愛纏繇即一飯一吟不忘君父故我
謂思無邪一言惟二子足以當之即以之續三百
篇可也近代空同大復振衰復古爲風雅準的或
慷慨豪岸或俊朗風流實各肖其性情糾彈戚晚
中夜悲歌抗表閭闔脫屣簪紱浩氣清風至今猶
可想見於長歌短詠之間故二子者猶得靖節少
陵遺意中州爲空同大復之鄉蘇門浚川諸君子

先後主盟詞壇吾意今日必有能似續風雅者求
之同里而得簣山田子焉又因田子而得商丘劉
子山蔚焉山蔚温粹冲遠嘗隱居南村踈籬竹逕
焚香詮詠聲瑯然達戶外獨與簣山往來唱和無
間也余從簣山處見其詩春容蘊藉如朱絃踈越
不作哀草寒蛩之響而天真爛熳深有得於言志
之義絕非雕繪纂組佶屈纖巧者比吾信其能繼
蘇門諸君子而復見空同大復之盛者也夫靖節
少陵當時詞章瑰麗樹幟藝林蓋不乏人然或馳
情富貴濡跡風塵康樂摩詰未免遺恨二子窮愁

著書志意矚然聲名獨翱翔雲漢星日之表石門
輞川舊蹟具在後人過之豈能與栗里浣花同其
歆慕哉山蔚孝友敦行鄉黨無間言其性情有大
過人者自此益加砥礪感遇莫移其志拂逆莫動
其心蓄焉暢焉肆焉擇焉且欲已之而不得焉比
興寄托自合三百篇之旨歸靖節少陵何難千載
輝映乎山蔚將刻集問世託簣山索余一言余不
敢以固陋辭因爲序之如此

蔡氏族譜序

昔三代之時多世臣因生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

子孫世守其家數千年不忘其所自始太史公之著史記也公侯傳國名曰世家亦其遺意也魏晉以來九品中正之法行而世族益重王謝顧陸盛於江左隋唐崔盧李鄭號爲右族至爲天子所稱歎然其初類皆有公侯將相名聲顯赫所謂貴其姓者也其後則皆以姓貴耳自辟薦科舉之政行天子所與共天下者皆誦習孔孟之徒故旦白屋而夕朱戶則其賢不在世族而在詩書然又有官躋崇要而後世不欲聞其姓字或宦途顛頓甚至終處岩岨狎鷗鷺而採薇芝者名震霄壤則貴其

姓又不在官爵而在德義矣蔡之先出於周文王蔡叔度既遷其子胡率德改行周公舉以卿士復封之蔡尚書蔡仲之命是也後世往往爲將相名賢史不絕書如中郎之博藝也子尼之雅正也君仲元應之教也端明之政事文章也季通父子與介夫之學皆照耀古今矣睢陽之有蔡氏也自元季始也世多名人濟南司馬兩公父子相繼登巍科濟南清介剛果治行爲海內第一司馬豐功偉績在馬端肅許襄毅之間雲中兵變談笑而定之著在國史班班可考也下此若懷寧君之執法却

賄雁峰君之耽精著述館陶贛州二君之齊名文苑此予得之傳聞者也月賓懸圃兩君之文章才藝蘊藉風流則予所親炙者也然則天下之言蔡姓者必歸重於睢陽而睢陽世家亦必以蔡氏爲重豈無故歟雁峰君始作族譜亂後朱散我師茂翁先生窮摭博訪得其原橐續成之姓源世系瑩域各有圖先世之有聞者爲家傳女子以節著者爲外傳誥勅祭葬碑銘附焉可謂彬彬然詳且備矣手錄一帙命斌校正斌既素仰濟南司馬之德業而又有感於懷寧諸君之賢與中郎子尼諸君

子相輝映也且我師採購之勤紀述之精皆仁人孝子之用心不可不亟表章故舉人之所以貴其姓者以告後之人焉後之子孫觀斯譜也尚思繩其祖武勿墮家聲以無負我師之志則孝矣

唐成齋制義序

吾嘗謂六經之文體制迥別而義蘊無窮千萬世文章不能外焉下此如老莊荀列申韓之書屈原宋玉之騷賦漢兩司馬董仲舒劉向楊雄唐宋韓柳歐陽蘇曾之文章方其書之未成也天下固不知有如此之文也及其既成而出之雖純駁不一

皆爲天地間不可磨滅之文何則其學有本而發之性情者真也人必有真性情而後有真學術有真學術而後有真文章若徒剽竊模擬雖窮極工巧終爲陳腐歸於澌盡泯滅而已譬之草木種種花實各不相肖皆含造化之生氣剪綵爲之何足貴也自有制義以來守溪荆川典型具備當時之人固不意其後之有鹿門震川也鹿門震川變而之古浩氣逸情籠絡一代不意後之又有正希大士也數君子者皆負孤特無所附麗之志而又深以數年之學故其文能自樹立不謂前之人已極

後之人遂無以加也近日士子不務爲有本之學專一剽竊摹擬入書肆購決科之文數百篇閉門而誦之又擇其庸腐纖靡者以爲式左割右捨幸而獲第取其所揣摩之技鏤板布傳後生又從而效之所謂太倉之粟陳陳相因朽敗而不可食而天下幾無真性情矣予方憫然憂之而成齋唐子以平日所作制義見示讀之見其磊落宏肆脫去畦逕於古人之法無所不備而欲摘其某字某句爲蹈襲某書某篇者不能也其能繼正希大士而遠紹王唐歸胡無疑也成齋操履端潔於人不安

交見事之乖於義者必正色爭之司李撫州持法
明允決大獄伸理沉寃不畏彊禦卒以直道獲戾
貧不能治裝士民爭為居停及歸杜門窮經課里
中子弟選定古今文手錄成笥布衣蔬食茅屋數
椽不能蔽風雨泊如也是其性情有大過人者故
為文能自運機軸不屑屑隨人步趨而自與古人
法度忝毫不爽誠有其本也吾又因之有所感矣
富貴爵祿賢者得之固多而不賢者得之亦復不
少若天之所不甚愛惜未嘗擇人而與之也獨於
文章不輕畀人故往往有享高爵厚祿聲勢赫奕

足以震動一世而求一言之幾於道者無有也成
齋之文如此而不能博一第甫仕即蹶輪困抑塞
殆終其身而撫之人歌而思之鄉黨後進無少長
皆知有唐先生也彼貴倖一時茫然無所自恃者
視成齋為何如余序成齋之文而必原本六經及
歷代子史大家者誠見文必有本而後可傳更望
成齋勉之不僅以制義傳也則庶乎不負天之所
畀也已

黃庭表集序

戊申遇黃庭表先生於錫山以所著忍庵集數卷

見示當是時吳中文章家方以聲華浮艷相高而先生獨原本經術以古人為繩尺心竊重之後十年同應

召至京師有明史之役遇休沐輒相過從遂得盡讀其近稿益歎先生之學大而有本非時賢所可頡頏也竊謂學者為文必內本於道德而外足以經世始不徒為空言可以法今而傳後否則詞采絢爛如春花柔脆隨風飄揚轉眼蕭索何足貴也西漢儒者湛深經術不為百家所惑莫如董江都通達治體議論深切於事情莫如賈長沙而好為

淫靡綺麗之辭不根據理道莫如司馬長卿此固人所易辨非甚深遠難知者乃韓退之號稱知道而敘述古今文章之盛自孟荀屈莊以至相如楊雄之倫詳矣而賈董曾不一及焉何歟宋儒以退之為文人之雄未可言知道其殆以此歟夫相如之賦義在諷諫有為而作君子猶有取焉若近世自命作者輕俳浮薄摻集稗官野乘繁淫怪誕之辭妃青儷白補綴成篇其意可數十字畢者率衍為千百言而不休徒以示我之高才博聞為譁世取寵之具將古人立言之體蕩然無復存矣安能

望相如之眷睨哉。今觀先生集中圖書象數之奧，性命理氣之微，闡發幾無遺蘊，禮樂兵刑漕渠水利盛衰沿革名物度數無不究極原委，期鑿鑿可見諸施行，其斯為體用兼全之學也乎。其為文也醇雅而不冶，簡質而不繁，謹嚴而不夸，吾不敢知其於先儒何如。要之為董賈不為相如有斷然者，先生操履端靜，雖出入禁林官稱侍從，而所居委巷，版門竟日無剝啄聲，凝塵蔽榻，寂寞著書，刻苦要眇如窮愁專一之士，蓋其志量遠矣。其人如是，其文亦如是，是豈可偽為哉。

西澗集序

予往在長安，晤王去非於慈仁僧舍，得劉子道力刻詩一卷，余與劉子生同里，交遊頗久而未知其能詩，竊歎天下恢奇不羈之人，雖久與處，猶未易盡識。如劉子者，往往然也。及予自嶺北歸，里日偃臥茅齋，交游鮮通問者，獨劉子時時過，從欹竹數竿，松陰滿逕，談詩竟夕，歌聲蕭然，振林木。劉子巨族，家故饒，少遭喪亂，不事家人，生產遂貧，落篤好吟詠，庭戶牖榻題墨，幾滿家人，或誚讓之曰：「此何物，曾不足以供饔飧。」劉子怡然不為少變也。家既

貧達官貴人鮮稱譽之而劉子負嶽崎歷落之骨亦恥與達官貴人遊時扶杖孤往徜徉自放焉或談及仕宦紛華田廬貨財昂首雲霞弗屑也噫今天下身世通顯者莫不自托於歌吟聲詠沾沾以爲能而曾懷齷齪往往以半畝數椽爭競不息宜乎劉子之以白眼當之矣今劉子聞東南多佳山水波濤汹涌峰巒峭峻將扁舟於采石九華之間而肆志焉乃集近詩命余敘之余以江上往來多隱君子必有知劉子之詩者故不具論論其爲人大畧云

楊彭山春望詞序

京口形勝甲東南金焦北固其名特著故画舫籃輿日萃其下而未有知所謂楊彭山者是山也雖無奇峰危巘深澗絕壑之觀然登其上而三山雲樹環翠如屏長江洶湧風帆隱見與潤州城堞樓櫓烟火十餘萬家無不近在几席俯仰指顧亦登臨之勝槩也特其名不見於山經輿誌故騷人之遊屐不至即或至焉而文字不足以發之世亦莫得而傳焉則山川之幸不幸豈不以人哉戊申三月董子文友來自毘陵與何子雍南程子千一偶

登此山乘春騁望各賦詩十章曰楊彭山春望詞
二子皆以詩文擅名當世其詞雖記一時見聞所
及而江山形勝如指諸掌吾聞京口盛時名家巨
族競選山水靚冶之區治園亭臺榭極四時遊覽
之娛自海艘告警山川如故風景頓殊三子懷古
睠今感慨係之宜其詞之婉麗而悽愴也夫天下
幽巖邃壑徒為樵夫漁子所棲遊者多矣此山南
望則米元章之遺墓在焉其西則昭明太子讀書
處也風流文章彷彿想見其人何從來遊者篇什
零落乎此詩流傳於世吾見尋奇探幽者詫為奇

聞異蹟必將載酒登高窮極眺望墨版淋漓侈為
遊覽盛事四方聞而不得至者與金焦北固同入
夢想也故我謂仙宮佛窟士女繽紛不可言遊遊
楊彭山者自三子始書此所以慶此山之遇也

雪亭夢語序

雪亭者蓮陸魏君侍徵君先生於夏峰自名其所
居之室也夢語者記其所聞於師與夫讀書有得
之言以自考也蓮陸受業先生之門三十年中頗
遭喪亂患難與共及先生遷夏峰蓮陸自山右辭
官而歸率間歲一至每至必畱數月後構屋以居

為先生訂正年譜白雪盈山孤燈午夜上下古今
視千秋如旦暮故及門問答之語蓮陸為多庚申
秋余卧病燕邸君自上谷策蹇來晤見余繩牀破
被數椽不蔽風雨慨然曰此猶見雪亭風味因出
夢語讀之余病為之頓減京師繁蹶余寓齋居闥
闔間車馬之聲不絕而門內數日無一足音蒼苔
滿逕槐落凝階獨君時披戶入掃敗葉煮苦茗君
或攜酒至則相對陶然共酌而夢語首章敘豫章
延平結茅水竹象山白沙陽明念菴山居靜坐故
事又敘一峰畱客荆川青衣布履卧處惟一板門

以為諸君甘貧樂道守孔顏家法余因自念壯歲
歸田忽忽二十年雖從遊夏峰亦嘗設榻雪亭與
聞緒論而因循玩愒無所成就今年逾五十奉
召史局汗青無期惟杜門絕應酬稍存山中面目
視君蕭然世外不及遠矣故讀夢語輒廢卷而歎
歎已復讀不自休有以也今衰病侵尋行將乞休
與蓮陸相約以餘年證明師門宗旨無忘雪亭夜
坐時青松白石實聞斯言

西山唱和詩序

宋子牧仲遊西山歸示余詩一卷而屬為序余謂

山水文章恒相因也謝康樂赤石麻源諸詩岡嶺谿澗松竹猿鳥讀者歷歷如見元次山道州諸詩柳子厚柳州永州諸記亦然獨怪終南去京兆爲近唐世號多詩人遊南山詩彷彿康樂元柳者殊不多見也豈士大夫身處京華日僕僕緇塵遂不暇窮山水之勝與抑或縈情圭組不能心跡雙清雖遊而詩亦不工歟牧仲官西曹稱繁劇更盡心職業嘗爭疑獄數大案似不暇遊又清羸善病而乃於休沐之頃呼朋攜子極登臨之樂其詩與康樂元柳不必盡同要之蕭閒淡遠無長安貴遊繁

颯氣習披覽一過煙雲杳靄繚繞几席間信牧仲於山水文章有深情也余入京師且數年埋頭史局忽忽無意緒每薄暮下直信馬垂鞭望西山暝色輒凝目久之而不果一往今序牧仲詩余滋愧矣

王似齋詩序

詩以言志而雜出於貞淫正變上世采之以觀風尼山刪之以垂教誠謂本於性情而足以風化天下耳後之作者非不研思構彩窮姿極情或尚高華或開奇奧要於風化亦有補否王子似齋辛酉

科余所取士也承其尊人慎齋家學出其緒餘發
為詩歌擬古懷親送弟憶昔諸篇溫柔敦厚最近
風騷以為詩也是名理也以為理也是象趣也求
之也近而即之也遠豈徒研思構彩竊姿極情而
已哉近時取青媿白與夫險仄僻拗者尤不可同
日語矣努力自愛振起頽風不無厚望世其可僅
以文人目之乎

送魏蓮陸歸保定序

昔孔門諸賢惟顏子最為好學孔子稱之曰一簞
食一瓢飲不改其樂而不言所樂何事及觀喟然

一歎然後知顏子之樂真有不能自己者區區貧
富得喪不足以易也孔子生平心得弟子不能傳
而孔子傳之自十五志學至七十從心所欲不踰
矩固夫子自述之年譜也下學上達知我其天與
夫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亦即夫子
自傳之像贊也孔子與顏子相知最深所稱終日
言而不違者也而魯論所載與顏子言者寥寥豈
其微言妙義門弟子不能盡識而顏子獨能默悟
神會歟因歎聖人之文義蘊宏深而喟然一歎一
聖一賢之精神至今猶在天壤也吾師夏峰先生

平生大節偉然其氣力足以砥柱兩間而細行必
矜小物克謹所謂豪傑而聖賢者也其自述日譜
凡日用動作與應事接物纖細必書雖患難流離
人事繁沓未嘗一日稍廢晚年造詣益精默契神
化超然獨得非先生不能自知也蓮陸魏子從遊
日久庚戌冬自上谷來蘇門先生以日講授之使
刪定焉雪夜挑燈中宵不倦爐火既燼丹鉛未休
余以胃病未得共事明年春將北歸貽書屬余校
正余何敢辭獨念蓮陸才大而養之以靜學博而
守之以約嘗刺晉之大州搜訪隱遺折節下士去

官之日匹馬雙僮而已世俗升沉得失無足介其
胷中者後日為師門顏子必蓮陸也譜中所載八
十年來躬行心得歷歷可考蓮陸定有得於精神
意氣之表未可以言辭形容者矣昔朱子與呂成
公輯近思錄於寒泉精舍至今過者必徘徊想像
其處我觀後之遊蘇門者亦必將訪問魏子刪述
之所低回流連而不能去矣於其行書以送之

送宋牧仲分司贛關序

戊午宋子牧仲以秋官尚書郎視權贛闕於其行
也同朝士大夫贈之以詩至盈卷軸余於宋子姻

友也適應

召來都下不可以無言贛州居江廣之交地號僻遠往時權政以通判領之歲時報成數而已後用言官議改部員以重其任軍興以來嶺海多故戈鋌縱橫於蠻洞瘴谿之間估客冒險往還其難十倍於承平時今國儲告匱餉需孔殷而商旅之難如此牧仲茲往其所以裕國課而恤商困者可不加之意乎然此固牧仲之所優為者也天下事莫患於因時苟且而無真誠之意動輒曰時不可為也事多掣肘也牧仲之在刑曹一副郎耳每慮囚

必細審其得罪之由察其情偽稽之律例有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之意有不合者動色力爭即豐鎬舊臣亦諒其真誠改容而敬禮之雖不能盡如己意其所全活者亦多矣今其視權也由司寇推舉

天子臨軒而遣之授以專勅其體為京朝官與督撫藩鎮不相轄也非若部郎之多旁掣其肘者也吾嘗謂司權政者禁胥役之需索信放關之期會則商不病杜豪強之夾帶絕權貴之請託則課不絀而其要在律已嚴而綜核慎此皆牧仲之所優

為者也而余之所望於牧仲不盡於此焉人身之所重者元氣也國家之所重者人才也古人宦轍所至必以咨訪人才為首務其所為人才者非詞華藻麗馳聲藝苑之謂也必經術足以明道才畧足以匡時有精苦之志有沉深之謀此其人必不欲以浮華顯往往在深山窮谷可以邈世無悶或浮湛人間落落穆穆非得其同志則不能相求也西江自宋以來名臣大儒不可勝數今豈遂無其人乎余昔叅藩嶺北屬有軍旅之役事定而疾作請休歸里寧都有魏冰叔兄弟與彭躬菴丘邦士

方讀書易堂余知之未暇入山一訪亦以諸子深藏交脩不求聞於世余爾時雖粗知其姓氏未能悉也今得讀其所著書想見其為人屈指當日已二十年矣河山阻脩光陰荏苒惟有浩歎而已天生人才無間古今往者已矣來者未可量牧仲更從冰叔益求知所未知焉勿如我之過時而悔也還

朝以此為使歸之獻則牧仲之所以報國者深矣

送汪檢討奉使琉球序

國家威德誕敷臣服萬邦大荒之外日月之所出

沒罔不梯山航海貢琛獻貝象胥之傳譯為勞鴻臚之贊引不給琉球為東南島裔奉職尤謹自定鼎以來朝會之使數至康熙二十一年中山王世子遣陪臣來請襲封

天子嘉其守禮惟謹下廷臣會推可使者以名聞僉曰檢討汪某學行足稱儀度俊偉以充正使必能光照下國

天子曰可賜麒麟服璽書金冊臨軒遣之汪君既受命上書陳使事皆所以昭

聖德重國體

優詔悉付所司余方與汪君載筆史局晨夕共事今一旦乘傳出都宣布

天子威德於海外萬里之邦公卿大夫相率餞焉余何能無一言以贈竊以聖人論士必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春秋大夫如牀向子產之徒皆以辭令增重鄰國夫友邦聘問當時猶難之至天王使於侯國必大書特書誠重之也而二百四十二年無貶詞者蓋鮮焉按史稱琉球植棘為藩以盈虛為晦朔以艸木為冬夏隋唐以後屢興師討之賓服無聞至明初不煩軍旅輒遣子弟讀書太學策

名朝著彬彬為守禮之國豈非文德來遠之效哉
今天子湛恩汪濊不寶遠物而汪公學舌通今識
體得宜尤長於辭令廷臣此舉為得人矣夫叔向
子產皆以博物著聞世固未有學無本原而能專
對不辱君命者也以汪君之學茲行也必能使其
國君敬信而悅服上以增

天朝之重而益堅其服事之心且使環海後至諸
國不煩樓船橫海之師而聞風景附稽首來享後
世傳之為奉使者所取法焉君之功亦偉矣哉余
株守史局汗青無日因念司馬子長周遊天下歸

而作史記然猶未至海外也君涉海萬里而至於
其國波濤浩淼極天下奇詭瑰瑋之觀非僅僅空
同江淮會稽禹穴者比歸而筆挾風雲上下千古
當有過於子長者余與同人執筆以俟之

惠母陳太君七十壽序

余與長洲汪鈍翁先生同直史館因得見其所與
遊者而惠元龍稱最賢云元龍博學高才為文章
有桀度交遊多名公卿顧獨時時過余邸舍論文
常至日昃不倦將南歸持鈍翁所為母陳太君壽
文示余再拜言曰吾母年七十遊子入京華欲有

得而歸以爲母榮也。乃今葛衣敝屨，持殘書數卷，登堂問起居，外愧無以爲母歡。吾母高節淑行，與吾師同里，聞知之爲悉，敢邀惠得君一言以慰吾母。庶幾爲遊子進一觴焉。是君之賜也。余旣雅重元龍，又嘉其意，慙懇展卷讀之。旣畢而告之曰：「太君之德盛矣。然元龍欲慰太君也，交遊中名公卿操文章之柄者衆矣，迂拙窮老不合於時，莫余若也。何足爲元龍重且自聖賢之學不明而功利之習日熾，父兄之望子弟者不越富貴利達使子弟登高科躋膺仕輿馬赫奕，賓從雜遝，遂快然自鳴。

得志不暇問所從來，蓋世俗之陋久矣。婦人當尤甚如此，則元龍以不遇歸，即攜名公卿文章數十軸日誦太君之前，有拂然不樂耳。况迂拙無用於世如余者乎？乃今觀太君則有異事，姑孝謹滄瀨必親，又有樛木逮下之德，斯已賢矣。前明之季，勸太翁律和公曰：「時事可知，公能師伯鸞高義，妾請椎結布衣以從，遂偕隱龍山。東渚躬自操作，不謂尤難乎？夫婦人盛年則以貴顯望其夫，晚年則以貴顯望其子，人情也太君志行如此，若不知人世有富貴利達者，豈以其子登高第輿馬赫奕夸耀。

閭里爲榮乎元龍其可以無愧然吾謂從來母子之賢亦交相成也有陶母截髮而後侃功業聿著於晉代有歐母畫荻而後脩文學冠於宋室此有母以成其子也然必有侃之功被八州而後陶母之截髮始顯有脩之德重三朝而後歐母之畫荻始聞是又有子以成其母也太君之所以教元龍者余未及聳然即其勸勉太翁者觀之諒必有在富貴利達之外者既已無慚於二母矣元龍其益勉之元龍博學高才譽望隆於時賢顯行有日矣他日立朝著當思有所建樹無愧陶歐則所以壽

太君者仍在元龍而不在祝頌之紛紛也請以此言告之太君或亦開顏而進一觴乎

徵君孫先生九十壽序

康熙癸丑徵君孫先生壽登九十嘉平月之十四日爲懸弧之辰睢陽門下士暨平日私誥先生之教者若而人將渡河稱觴於兼山堂下斌再拜頓首而言曰人生百歲爲期先生年踰耆耄步履輕翔神完而氣固著書未嘗以寒暑輟弟子執經請益者趾錯於戶應答終日無倦容竊念自古九十好學弗衰者衛武公而後不過數人耳先生之壽

殆天之有意斯文與夫壽者假百年以爲萬古者也道體流行萬古不息非人則道無所寄非聖人則道無以行非天假之以年則聖賢凝道之功或未能淡詣其極而造化之流行於萬古者不能盡屬之於我故此身者百年之物造功力積深充實光輝上繼往聖下開來學則百年而萬古矣孔子以天縱之聖自十五志學猶必至七十而始能從心所欲不踰矩也道無止境則學亦無止境使更假以年必有日進不已者特後之學者亘千百年不能證取從心不踰矩之真境况能知其進此者

乎使孔子年未及七十而止則後人必以知命耳順爲學問止境矣使顏子而有夫子之年則所謂未達一間者其終於未達歟夫壽之可重也如此哉先生蚤年潛心濂洛之學以孝親敬長爲根基以存誠去僞戒懼慎獨爲持要出門定交與蒼嶼廓園蓼洲諸君子議論往復以砥柱中流自任浩然之氣百折不回會璫燄熾張諸君子並罹鈞黨平日交遊身都通顯者皆閉戶掃軌噤不敢出一言而先生獨不避虎獲力爲營救當其時岌岌濱於難矣而卒恬然無恙也今氣運剝極而復

興朝定鼎崇儒右文先生讀易百泉韜光斂耀靜
悟淵思德益邵而學益邃徵書歲下纁帛屢賁巖
阿至朝虛祭酒之席以待而先生鳳隱愈高公卿
藩臬擁篲到門執弟子禮先生與臣言忠與子言
孝鮭菜茗茗常至更闌燈炮猶娓娓弗倦或千里
書札問難為之條分縷析無不人人各得其所求
有初接者才品高下即衡量不爽與之言論輒中
隱微若久與處洞悉其生平者即秦越人之視病
不是過也回視數年前學問必有日進月長可自
證自勘而非他人所能識測者矣今天下理學烝

烝而起詖行淫辭之習漸以消磨謂非先生倡率
鼓舞而然歟蓋昔年處運祚之終而今日當風會
之始處其終者與羣賢聲應氣和不能奏廓清維
挽之功當其始者碩果獨存靈光巍然千百年正
學之傳手闢蠶叢而立登康莊固知天之厚予大
年者真非無意也衛武公老年進德淇澳抑戒之
詩風雅傳焉先生結廬衡門與淇澳百里而近請
以金錫圭璧之章為先生一侑觴焉是為序

募建六忠祠序

睢城西門內舊有六忠祠祀唐中丞張公太守許

公以南雷姚賈四公為配廟貌赫奕春秋官屬奉
祭惟謹壬午黃河決城祠沒於水後土人竊其地
改建尼菴六公棲神無地過者悽愴於今二十有
餘年矣唐自祿山犯闕明皇西狩令狐潮尹子奇
輩鷓張梁宋間名城巨郡望風納款者恐後張許
二公獨率二千殘羸之卒憑孤城遏三十萬之彊
敵以保障江淮其精忠大節至今八百餘載天下
學士大夫以及牧豎耕夫皆能道之吾州在唐為
睢陽屬邑張公初守雍丘移軍寧陵許公以睢陽
太守迎入則我州亦張公所往來提戈揮兵處而

廟祀不立烝嘗無所甚非所以妥侑忠魂曲獎人
心之義也况邇來琳宮梵宇所在金碧莊嚴而六
忠祠無議及者左道日盛大義不明有心世教者
不禁為之長太息也今文學黃君於舊祠之西施
地一區謀建饗堂三楹重門兩廡期復舊觀但力
薄費繁尚賴羣公共成盛事人倫天道明訓昭垂
凡具秉彝應有同志務俾規模闕敞俎豆一新薦
紳衿裾登堂拜謁見日星之常存凜英魂之如在
四方君子軒車過之亦知吾州人士識所重輕不
至崇異端而忘大義也

賀王叔平進士序

余少時聞先大夫言柘城雪園王先生今之大人君子也心竊嚮慕之及通籍後先生為御史按兩浙余見於睢陽郵署先生握手與語娓娓不倦所以訓勉之者備至出所著傳習錄定志諸論及詩文數十帙見示余受而讀之不敢忘前年遇先生子叔平於商丘氣度渾金璞玉不自矜飾居然有道之容其所為文高潔簡練得大家之遺余竊歎賢者之後必大於先生益信矣己酉叔平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里中親知將脩羔酒之儀而問言於

余余不佞年來於世故酬贈之文謝絕久矣顧以為少時知敬愛先生親聆教謦二十餘年矣今幸見叔平捷南宮何可無一言以賀夫諸君以為一第足重叔平乎自有制科以來登高第者何限也然有布褐終身而風采照耀今古或身躋巍科而碌碌無所表見二者其為人輕重何如也從來言道德者必推濂洛關閩五先生中濂溪伊川未登進士明代理學推薛王陳胡四先生而白沙敬齋亦未登進士可見甲第者特士子致主行道之階而非所恃以不朽者也何足以為叔平重吾之所

以重叔平者亦曰能法雪園先生而已矣先生之
令交河也畿輔近地值貂璫縱橫之日他人皆束
手不敢施為先生獨毅然不畏彊禦覈地畝清郵
傳弭盜省刑治行最著及入掌柏臺正色端笏議
論侃侃按轡所至奸弊杜絕尤孜孜以延攬後進
講明性學為務自浙東歸舟中惟圖書萬卷而已
叔平學行得於過庭者久於書無所不讀而能守
之以謙於海內名士無所不交而必歸之於正自
茲以往必能舉先生之所蓄而未發者措之天下
矣是可賀也吾聞先生之學以王文成公為宗文

成良知得於真脩真悟當其折權黨於方熾定大
變於呼吸無非良知之妙用羽書旁午講書不輟
是豈勉彊者能之乎彼山農汝元之徒剽竊影響
張皇自恣卒來世人之譏夫文成平生行事皆可
對之天地後之人果能彷彿萬一焉否也叔平承
先生之志進而取法文成必能躬行心得一洗世
儒之陋今見用於時天豈有意斯文乎是又可賀
也余受先生指誨稍知端緒今之所以期望叔平
者亦所以仰答先生之意也若侈揚家世門閥之
盛徒為諛詞而已則吾豈敢

湯子遺書卷三
送徐電發序

徐君電發以徵辟官禁苑文章詩賦在香山涪翁之間常請假里居門庭蕭然還署未匝月遽謫官去同朝士大夫多太息賦詩以贈其行余方病杜門謝客不能出郊一送又怔忡不能為詩無以為電發贈乃強起邀至小亭酌酒而告之曰人生豈必以一官為重哉古之賢者宦跡落莫而聲名表表於後世者眾矣如君之才固不以官之崇卑論也吳中山水清妍多隱君子君往從之相與究性命之微探濂洛之旨必將斂華就實超然自得道

德之歸有日矣豈止以文辭擅長乎余違夙好潦倒中外精力頽然而勢不能遽去即幸而得請而舊學荒落無所進益百年碌碌良可歎也人生絀於此必伸於彼君不得志於時矣必有聞於後君其勉之電發曰諾爰書以誌別

湯子遺書卷三
其說之重幾曰語受書必法限而告之日人
於此必申於此亦不昇去於此矣必其間於此
善學原容無所盡益百平私私身可燻也人主
困中亦辭以然然而變不道盡去明幸而野
斷之體自日矣豈止必文編斷身乎余豈風我

湯子遺書卷四目錄

記

乾清門奏對記

睢州移建廟學碑記

重脩蘇州府儒學碑記

潼關衛儒學重建啟聖祠碑記

嵩陽書院記

慶都縣堯母陵廟碑記

重建漢太尉楊公饗堂碑記

潼關樓刻詩記

重修乾明寺碑記

田烈婦孫氏殉節碑記

重脩中州會館記

重建信陵君祠記

星聚堂記

三聖廟碑記

湯子遺書卷四

睢陽 湯 斌 潛菴

記

乾清門奏對記

康熙二十二年三月三十日

上御乾清門 斌 侍直

命錄平日詩文進覽 斌 奏近因纂脩

兩朝聖訓及明史所作詩文甚少

上曰即舊作亦可四月初九日 斌 遵

旨進所著文十篇詩十首

上召至乾清宮閱首篇籍田頌肅然改容曰此
 世祖章皇帝時事汝為庶吉士時作乎斌對曰是次
 閱十三經註疏論二十一史論至春王正月辨
 上命敷陳大意斌對曰春王正月四字春秋本自
 明顯後儒議論不一有言周改月兼改時者有言
 改月不改時者有言時月俱不改者臣以春秋本
 文斷之時月俱改之說為是如冬十月雨雪二月
 無冰在夏時原不為異又僖公五年左傳春王正
 月辛亥朔日南至日南至者子月也此改月改時
 之證也胡安國言夏時冠周月臣以為不然行夏

之時聖人平日論道之言春秋者聖人尊王之書
 以夏時冠周月非為下不倍之義

上頷之又擬漢以禁囿假貧民舉直言極諫之士
 詔

上問此詔何為而作斌對曰此漢元帝時事臣散
 館時

世祖章皇帝御試此命題臣蒙 恩授檢討之職

又命述學言篇大意斌對曰自周子至朱子其學

最為純正精微為儒者標準後學沉溺訓詁殊失

程朱精意王守仁致良知之學正以救末學之流

弊但語多失中門人又以虛見承襲致滋後人之
議臣竊謂先儒補偏救弊各有深心願學者識聖
學之真身體力行久之當有自得徒競口語無益
也

上復頷之潼關城樓刻詩記睢州儒學記嵩陽書
院記贛州府誌序

上一覽訖詩十首逐字看過至末首有年老才
將盡憂多道轉親二句

上佇思久之曰何謂憂多道轉親斌對曰臣幼遭
亂離半生在憂患中嘗隨事體認於道理轉覺親

切詩詞樸拙不勝惶恐

天顏和霽從容顧問晷刻頻移

聖主優禮儒臣為國家重事微臣才力短淺無
由報稱愧且懼焉

睢州移建廟學碑記

睢州儒學舊在北城濯錦池上明末黃河決城遂
淪於水有司權奉先師主於城南民舍地甚湫隘
殿廡之制不備堂齋皆缺諸生無所肄業屢議改
建以財用匱乏莫有毅然任其事者康熙十年知
州事程公始至慮無以興學育才仰承

朝廷德意期年政通事簡乃相廟東有地據岡面
陽水環如璧羣情咸合州之薦紳諸生量力捐助
先建大殿次及兩廡戟門櫺星門各如制明倫有
堂啟聖名宦鄉賢有祠樹以崇坊繚以周垣位序
丹雘應圖合禮其相規制稽出納久而不懈者學
正魏君也既訖工公率鄉大夫士行釋菜禮而屬
余為記余不獲辭乃言曰脩學有司職也諸生之
遊於斯者亦思所以為學而求進於古人之道乎
抑徒飾文辭溺訓詁冀苟得利祿以夸耀一時已
乎夫

朝廷廟學竝建固期學者以聖賢為宗也夫聖賢
之學其要存心而已存心者存天理而已微而不
睹不聞顯而人倫日用皆天理所在也堯舜禹之
相授受必致辨於人心道心之危微孔子十五志
學至七十始從心所欲不踰矩然則聖人之異於
人者惟在朝乾夕惕自彊不息遂至與天為一耳
成湯文武之為君臯陶伊傅周召之為臣以及顏
曾思孟諸大賢時至事起功業各不相同而其深
憂大懼不得已之心則千古同揆也是以行無轍
迹言無倣效總以此心純一粹白相證於於穆之

表而非從勲業文章一一較論也濂洛關閩以來
大儒相繼輩出風會所值指授各殊而道本於心
先後若一學者不體驗於性情踐履與古人相見
於精神心術之間則為己功疎屋漏難慊即著書
滿家於道無當也惟知道之大原出於天而體用
具於吾心存養省察交致其功信顯微之無間悟
知行之合一喜怒哀樂必求中節視聽言動必求
合禮子臣弟友必求盡分蘊之為天德發之為王
道此學問之極功而尊信聖人之實事也然有難
言者正學不講俗痼日深利欲之根難斷巧偽之

術益工苟非乘本體之偶露急加體認擴充之力
悠悠玩愒歲月幾何轉眼遲暮蹻跖同歸大禹之
所以惜寸陰而尚書有取於若藥瞑眩豈不以此
歟若曰吾志在於科名惟事揣摩帖括他不暇計
焉是視聖賢六經祇為富貴利達之資異日備
朝廷任使安能秉道絕欺憂國奉公不幾負
朝廷建學立廟之意乎余鄉人也誠願與鄉之後
進互相砥礪使賢才輩出以報
君恩敢述所聞以告之

重脩蘇州府儒學碑記

康熙二十三年歲在甲子

天子以治定功成行古巡狩之禮冬十月

車駕至蘇州詢問民俗告誡有司還至曲阜祭先
聖廟拜獻之儀視前代有加親灑宸翰題其廟
額詔天下脩葺學宮頒賜御書海內蒸蒸罔不

從又時斌奉命撫吳祇謁廟學見殿廡門垣日

就頽圯明倫堂岌岌欲傾慮無以仰承

聖天子興學重道之意受事方新未遑興作明年
二月蠲俸倡始藩臬庶僚飭材鳩工黽勉襄事宋
棟櫨桷楹礎之殘缺者易之丹雘髹漆之漫漶者

新之祠齋庖庫之久廢者興之締構堅貞典制具
備泮水疏通遠接太湖松檜椅桐之屬種植千本
閱十月而訖工於是躬率僚屬行釋菜禮定期講
學於堂諸生執經問業遠近咸集又明年三月斌
奉輔導東宮之命頻行進諸生而告之曰此地
自范文正公建學胡安定立教於今六百餘年矣
名卿巨儒項背相望諸生肄業於斯其所以紹述
先哲仰答

天子作人雅意者果安在乎國家興治化在正人
心而正人心在崇經術漢儒專門名家師說相承

當詩書煨燼之餘儀文器數之目刪定傳授之旨
猶存什一於千百且其時舉選不以詞章通經學
古之士皆得上聞朝廷定大議斷大疑博士據經
以對故其時士大夫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孝弟
廉讓之行更衰亂而不變此重經術之效也其後
虛無寂滅之說盛聲律駢儷之習工而經學荒矣
宋濂洛關閩諸大儒出闡天人性道之源流故天
下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虛無寂滅非性也道
不外乎人倫日用而功利詞章非道也所謂得六
經之精微而繼孔孟之絕學又豈漢以後諸儒所

可及歟宋史道學儒林釐為二傳蓋以周程張朱
繼往開來其師友淵源不可與諸儒等耳而道學
經學自此分矣夫所謂道學者六經四書之旨體
驗於心躬行而有得之謂也非經書之外更有不
傳之道學也故離經書而言道此異端之所謂道
也外身心而言經此俗儒之所謂經也宗洙泗而
彌洛閩人心之所以正也家柱史而戶天竺世道
之所以衰也今

聖朝尊禮先聖表章正學士子宜知所趨向矣吾
恐朝廷以實求而士子終以名應也苟無驚乎其

名而致力於其實則亦曰躬行而已矣故學者必先明義利之界謹誠偽之關則富貴貧賤之非道不處不去必劃然也造次顛沛生死禍福之間不可移易者必確然也毋為枉尺直尋之事毋作捷徑苟得之謀寧拙毋巧寧朴毋華寧方毋圓戒懼慎獨之功無時可間子臣弟友之職不敢不勉不愧於大廷亦不愧於屋漏如此則發為議論自能息邪距詖而鄉愿楊墨之教不得騁也出為政事自能尊王黜霸而管商申韓之政不得施也其斯為真經學其斯為真道學也已否則剽竊浮華苟

為譁世取寵之具講論踐履析為二事即誦說先儒世道亦何賴乎當文正公時中庸猶雜戴記中公獨舉以示橫渠則公之深於經學可知矣安定之教以經義為本當時太學取以為法宋世人才之盛實基於此諸生為鄉邦後進來遊來觀其亦有所興起乎蘇郡人文實四方所則倣也所以佐成聖朝之治化者余實有厚望焉諸生請書其言為記

潼關衛儒學重建啟聖祠記

學宮之有啟聖祠也蓋本宋熊禾明宋濂諸公之

議而嘉靖間張孚敬請而行之者也父子祖孫德不素倫祀不紊序其於典禮可謂至矣然吾於從祀諸賢猶不能無議者考之家語七十弟子中孔弗字子蔑史記作孔忠通典作孔患大抵字畫之譌自爲一人本孔子兄之子於子思爲從伯牀行今子思配饗堂上而子蔑列之廡下於禮未協程敏政曰學宮雖傳道之地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則子蔑當從顏路曾皙之後移祀於啟聖祠雁行伯魚可也又聖道傳授獨稱曾子而名不列於四科蓋四科十子皆陳蔡相從之徒魯論追而記之

自唐宋以來顏子配饗因進曾子以補其末後以曾子配饗復進子張以補其末則是四科諸賢後之人皆得下而上之出而入之矣然傳記所載有若立言明道動協規矩孔子既歿弟子欲事之如師公西華嫻於禮儀原思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宓子賤愛人親賢名齊君子子羔克執親喪遇變不惑南宮适捫舌慎躬世清不廢世濁不污孔子俱亟稱之夫六子之賢不下於冉有宰我輩而終不得列於十子之後陸沉七十子中側居廡下吾不知其相安否也蓋四科十子既爲陳蔡相從之徒

原非杏壇一定之格以之進曾子可也以之進子張可也以之進有若等六子亦無不可也余記建啟聖祠而及茲議竊自附於熊宋二君之後庶幾於典禮少有裨哉

嵩陽書院記

嵩陽書院在登封縣城北建自五代宋初與睢陽白鹿岳麓號四大書院其地負嵩面潁左右少室箕山諸峰秀矗雲表中天清淑之氣於是焉萃至道中賜九經子史置校官生徒至數百人稱最盛二程子嘗講學於此後人因為建祠明末兵亂傾

圮殆盡

國朝崇儒右文知縣事黃州葉侯封建堂三楹祀二程朱子而以地鄰崇福宮凡宋臣之帶崇福宮銜者皆祀之葉侯既遷京職邑人大名兵備副使逸菴耿先生介家居講學以程朱為道統所宗不當與諸賢列復捐貲建堂三楹遷主崇祀又作講堂三楹顏曰麗澤旁署兩齋曰博約曰敬義書舍若干楹庖湏門垣具備自康熙十八年春至次年秋訖工知縣事長洲張侯堦以興起斯文為任月吉講學課藝其中多士彬彬向風逸菴作書屬余

為記余適承乏史局方恨不得從事几席與聞緒
論其何敢辭然逸菴之意豈欲余記營建歲月而
已乎或欲有言以告多士也竊以孔子教人之書
莫詳於論語當時及門稱顏子為好學嘗與終日
言而不違者今所記不過問仁為邦二章而已然
天德王道備矣顏子謂夫子循循善誘博文約禮
今他無可考即二章思之意者虞夏商周之禮樂
制度即所謂博文而克已復禮之訓即所謂約禮
歟特學有體用問有先後耳中庸言明善誠身而
列其目亦自博學審問始孔子言知不廢多聞多

見而語子貢以一貫則又以多學而識之者為非
其所以一貫之旨終隱而不發即與門弟子言求
仁之方為人之要多矣而仁之體則罕言也豈聖
人之過為隱與及讀易乾卦彖傳與中庸首章而
後知道之大原莫明於斯也蓋道之大原出於天
而仁者天道之元也知天人同原則知吾心與天
地流通而往來無間民胞物與之念油然而生而
戒慎恐懼自不容已故程子謂學者須先識仁以
此也然仁之為體非可口傳耳授也在人之默識
耳孔子自十五志學至能立不惑五十而後知天

命則知命亦難矣今之講學者聚數十百人於堂而語之曰天命云何心性云何將大本大原皆為口耳影響之談學者於俄頃之間與聞性道之秘其不至作光景玩弄視詩書為糟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為粗迹也幾希矣斯亦講學者之過也夫道無所謂高遠也其形而下者具於飲食器服之用形於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精粗本末無二致也孔子語顏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而語樊遲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聖人與上智中材所言皆不越是蓋以天命流行

不外動容周旋而子臣弟友即可上達天德所謂無行不與者此也所謂知我其天者此也今功利詞章舉業技藝之習陷溺人心士子窮年矻矻志在利祿名譽而天之所與我者茫然也是其學迥非聖人之學矣夫中庸之博學將以篤行也顏子之博文將以約禮也大易之窮理將以盡性而至命也大學之格物將以脩齊治平也今滯事物以為窮理未免沉溺迹象既支離而無本離事物以言致知又近於墮聰黜明亦虛空而鮮實學路久迷習染日深偶爾虛見未為真得非默識本體誠

敬存之繇繇密密不貳不息前聖心傳何能會通
無間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嗚呼豈易言哉
逸菴之學以主敬為宗以體天理為要可謂得程
朱正旨矣我懼學者之易視之也故因記書院而
詳言之欲其深思而自得之焉張侯明經起家治
行多可紀於逸菴相與有成尤足嘉也吾又懼來
者之不能繼故備書之以告後之君子

慶都縣堯母陵廟碑記

堯母陵在慶都縣城東門內封之盈丈陵之前有
廟焉慶都於漢為望都張宴曰堯山在北慶都山

在南登堯山見都山故以為名迨金源乃更今名
考秦始皇七年攻龍孤慶都還兵攻汲則其名邑
古矣堯母陳鋒氏或曰陳艷或曰陳隆為帝嚳第
三妃見於史記見於世本見於大戴氏禮記堯以
唐侯升為天子始封於唐皇甫謐謂中山唐縣是
也故山曰堯山水曰唐水城曰唐城池曰唐池謐
又言望都山堯母慶都之所居邑既有堯祠思堯
之德畏其神追祀其母固其宜爾歐陽脩以史記
地志諸書無堯母葬處得漢建寧五年成陽靈臺
碑文曰慶都仙沒蓋葬於茲欲人莫知名曰靈臺

上立黃屋堯所奉祀遂定堯母葬處在成陽而郭
緣生述征記有云成陽縣東南有堯母慶都墓上
有祠廟酈道元注水經亦云成陽城西二里有堯
母慶都陵審是則堯母之葬在濟陰可據矣雖然
成陽之碑稱蓋葬於茲蓋也者未敢信之辭堯既
封於唐矣母之終安知不於唐葬之故土而妥其
魂魄焉此亦事理之可信者也廟凡三楹列以兩
廡康熙二十四年秋天久雨廟圯水穿陵露穴知
縣事錦州蔣侯國楨出俸錢治之以磚築陵之四
旁外設重垣塗飾廟貌建坊於前題曰堯母陵余

自江南奉

召入都過之請余為文勒之石余按帝嚳妃十人
堯母之外其著者有郤氏有娥氏詩言赫赫姜嫄
有娥方將是已媿訾氏常儀生摯鄒屠氏生八英
羲和生宴龍當時卜其四子皆有天下而有郤生
棄則云履大神跡有娥生禹則云鳥遺卵吞之其
事甚怪或以為釋經之誤至於堯母更謂其觀於
三河感赤龍而生堯何其誕也以堯之神聖則其
母之遺蹟固不可以不治也因侯之請述所聞於
古者兼為神絃詩俾侯歲時授工歌焉辭曰

帝高辛兮十其妃伊堯母兮降斗維歲闕逢兮涖
灘丹陵側兮三河干震夙兮生子望舒盈兮十四
析土兮陶唐望都山兮母之鄉千秋兮萬歲思帝
懷兮罔替列俎兮執籩薦馨香兮母前靈之來兮
繽紛覆輪囷兮黃雲靈之逝兮婀娜從彤車兮駕
白馬覲舞兮巫歌會鼓兮傳芭陵不崩兮廟不改
邦人祀事兮永久

重建漢太尉楊公饗堂碑記

華陰城東三十里有漢太尉楊公墓按本傳公於
延光中為太尉以忠直被放歸飲醪卒於夕陽亭

順帝即位門人虞放陳翼詣闕追訟公事詔以禮
改葬公於華陰潼亭祀以中牢此即其地也余以
丙申備兵潼關獲展謁墓下見兵亂之後堂基頽
廢周垣盡圯蔓艸荒煙碑版縱橫愾然而歎者久
之會歲歉未遑興作越明年謀於縣令起而新之
為饗堂三間峻其垣墉旁廡屏門渠渠巖巖碑碣
之仆者起泐者續役罔妨農財匪帑出兩閱月而
告成余嘗讀漢史至公事未嘗不嗚咽流涕云蓋
漢至安帝而亂甚矣王聖以保姆之勤與女伯榮
出入宮掖金吾常侍轉通貨賂至劉環一配阿母

女得襲侯封下詔為起津城門內第舍連楹刻棟
窮山採石車駕東巡冥然不顧當是時公卿大夫
奔走貴戚惟恐不及而公欲以區區一掌力挽頽
波抑亦難矣夫地震星變天之所以誥誠人主者
乃反借以收太尉印綬何其謬也或有咎公以不
蚤去者嗚呼大臣之義不可則止豈公之賢而不
明此乎蓋公以自高祖來楊氏世有功於國而公
位列上相職匡社稷誠不忍見主心惑於羣小冀
殺身而君或悟也當其時去光武明帝之世未遠
使帝側席悔過慨然於建武永平之丕績屏絕寵

倖委任忠直則東漢之隆尚或未艾觀其語門人
諸子雜木布被數言千載而下誰不為之感泣者
乃能致大鳥之祥而卒不能回安帝之聽此漢祚
所以不永而公之無可如何者也於戲傷哉雖然
公歿後子孫相繼為太尉若秉若賜若彪竝著清
節衛主於崎嶇危難之際使卓操輩睥睨神器而
不敢舉直至剝撓數極潛移運祚士君子猶有感
其遺教甘覆折而不悔者謂非公之餘烈使然歟
儒者不察猥以潛身遠害之道議王臣匪躬之節
吾未見其可也夫太華函谷之間由漢以來勲業

著於當時名字勒於彝鼎者衆矣然皆湮滅無復
睹記所遺墓宮至有牧豎箕踞嘯傲於其上鄉里
後進不知有斯人之墓四方遊士驅車過之亦無
有肅然而起敬者公自改葬以迄於今雖屢經變
革祠宇常有傾圮而子孫環廬錯處歲時祭祀不
輟今余一倡而鄉士大夫響應恐後四方君子登
其堂覽其跡者想見公之風聲氣烈猶低徊留之
而不能去嗚呼是可以知公矣

潼關樓刻詩記

潼關古桃林地也太華峙其西嶠函踞其東秦山

迴合萬峰刺天河渭屈盤千壑奔會崖谷崗嶺環
抱叢倚道路狹峻車馬如束真天造奇險為秦閩
闕漢唐以來莫不倚為巨鎮以資屏藩兵火之後
城垣傾圮樓櫓半缺廢址荒煙過者為之躊躇而
悽愴順治十三年斌奉

命飭兵茲土自顧庸菲不足當斯重寄恒惴惴自
恐仰賴朝廷德威遐被數千里外如在輦轂之
下故承乏三年兵彊吏馴士習民安乃謀寮屬重
建城樓貲皆蠲俸役罔妨農工既成集古人過關
題咏之詞自唐明皇以下凡一帝十有八人為詩

二十九首刻於東門樓壁嗚呼當明皇停鑿關上
與侍從唱和其時君臣樂豫海宇清寧登高躡岱
勒石銘功可謂極盛未幾而漁陽變起雄師告潰
關塞失守六龍西幸豈山河之險不足恃歟抑成
敗之故皆自於人也孟子曰地利不如人和吳起
曰在德不在險有國家者脩德以懷遠和人以守
國則雍容樽俎偃戈休甲彼放牛歸馬之盛此非
其故墟哉後之君子登斯樓也眺山川之雄勝覽
昔人之咏歌古今興衰之感制治保邦之要亦可
以慨然而思矣

重脩乾明寺碑記

睢州城西北隅有寺曰乾明按通誌元至正元年
建考元人碑記云國初寺基河患方橫則在元即
重脩非初建矣或曰寺在唐宋為楞伽禪院蘇文
忠公於紹聖元年將適嶺表遇雨信宿於此書松
醪賦後人為之建亭刻像鐫賦於石文士往往構
別業於旁其地有林木水竹之勝河屢遷湮沒不
常其沿革未能盡考也余幼時來遊見壁間有高
子業吳明卿題字皆擘窠大書道媚可觀餘不能
盡識意以坡公遺蹟故來遊者衆歟寺東南有斷

塔欹側如將傾者明崇禎末以寇亂毀塔得石記
言塔去則河當徙城當廢土人異之未幾壬午三
月闖賊破睢州九月河決汴梁水由寺北隄口入
直灌州郡舊城遂廢石記歷歷皆驗豈區區一塔
果關興廢歟抑偶然歟或物之成毀有時精易數
者類能為之非甚異事歟城陷後值鼎革未暇言
治河遂為巨浸者七載吳越荆楚之賈高檣巨帆
出入城郭闐闐間余嘗乘舟過此見蒲葦蓮芡一
望無際白鷺飛鳴與漁歌相答鐵佛像斜立波濤
中嗟歎者久之順治十七年河治地出僧真元募

資建大殿三間棟楹堅壯像設具備僧院禪堂次
第畢舉介袁進士炘生請記久未及為其請益力
聞彤家言此寺於州風水有禪余未習其說然州
地最窪下寺當河衝巋然峻峙有獨障狂瀾之象
彤家言或不謬又州以屢湮故古蹟蕩然此寺建
立數百年滄桑陵谷變幻無常而樓閣莊嚴壞而
復新當紹聖改元正坡公遭讒放逐之時遊戲翰
墨不怨不戚風流猶可想見彼張商英趙挺之輩
果安在哉其荒墳斷碣亦有過而流連者乎寺東
錦水淪連西則古城長隄煙柳映帶南望雉堞樓

臺參差如画可以備詩人之吟眺而鐘魚磬板經聲梵唄繚繞於曉風殘照之間於以消塵慮而發深省不可謂非真元之績也若其年逾七十精神強健事必期其成功必要其久乞言專誠十載弗懈此亦足激發吾黨何忍以廬居火書之論却之故為之記

田烈婦孫氏殉節碑記

烈婦孫氏歲貢生胤光之女性貞靜通女誠大義年十七歸處士田雲龍雲龍躬耕自給烈婦荆布操作相對如嚴賓康熙六年夏酷暑雲龍行吟潭

上解衣游泳雨後水大漲遂溺死烈婦撫尸長號盡鬻簪珥之屬治二棺先以一殮雲龍遂自縊家人亟救得甦其父勸慰曰汝父在獨不相念乎烈婦曰在家從父既嫁從夫禮也從一而終古之訓也夫亡與亡計之熟矣其父無以難第令諸娣姒防護之烈婦哀泣勺水不入口見防衛且密乃給曰我今不死矣須葬後再為計也與諸娣姒營喪事至夜分諸娣姒大半睡去烈婦呼之醒曰若不能懼我死乎因與之長談至四鼓盡諸娣姒困不能支皆熟睡烈婦遂自經夫棺側蓋六月十九日也

睢陽之人無遠近皆知田氏之有烈婦也孫氏之有賢女也縉紳儒林歌詠之郡大夫式其廬里人相與醵金立石而請余一言傳其事竊惟夫婦大倫一醮不改名之曰信是謂庸德宜若非人所難者然詩三百篇以節著者共姜一人而已春秋去古未遠二百四十年之間全節不失婦道者惟紀伯姬何寥寥也茲觀烈婦亦何忝焉今朝廷方敦崇節義佇看太史採風 綸音寵賁勒之青史以為彤管光或輶軒失採而刻銘道周芳魂靈氣猶將翱翔茲地土魍木變亦知呵護此石

永不顛踣即星霜遷易歲月滋古蔦蘿蒙翳苔蘚剝蝕好古之士摹而傳之可以補史氏之闕而烈婦姓氏終以不沒於世則世之砥行礪節者無慮湮滅不彰矣

重脩中州會館記

中州會館在宣武門之左舊為梁司徒公別墅所謂銀灣曲也順治十四年同鄉官都下者捐貲購得改建會館宗伯薛公為記其事歲久漸頽屢議脩治以艱於費弗果越康熙十八年秋地震傾圮殆盡時都諫王君子厚方主館事捐俸以倡同籍

各輸金有差鳩工庀材中翰王君三雪身董其役
再閱月而訖工於是鄉之諸大夫士置酒其堂謂
不可以無記而屬文於余余謂 國家畫十五方
域而京師其都會也凡鄉之仕於朝者官階之崇
卑職掌之鉅細繁簡不侔也分曹治事有朝會而
外終歲未嘗過從者矣其官於外或數百里或數
千里聲聞不相通有一旦以奉表述職而至者矣
有貢舉於鄉以應試謁選而至者矣亦有京朝官
出秉節鉞備藩臬郡守之任倏而數百里數千里
聲問不相及者矣幸而聚於一時則歲時伏臘會

集讌饗於同朝事

主之時脩親睦鄉曲之義豈不謂行古之道乎都
諫斯舉洵為知所務也余更三復宗伯之記稱述
吾鄉先哲若李文達劉文靖之相業顧軒兩都憲
之清直馬端肅許襄毅之事功何文定崔文敏之
文章氣節屬望後人希慕風烈交相砥礪不在飲
食燕衎相徵逐用意可謂深且厚矣余謂諸公德
業蓋有所本亦在其學而已中州文章莫盛於昌
黎其學闢佛老崇仁義得聖道之大端論者以為
精微之蘊猶有未究其極者至兩程子出獨深探

原本窮理盡性接千古不傳之統故程子者實儒
學之大宗而鄉之後進所當奉為準的者也若許
文正姚文獻講學蘇門佐興元太平之運而明之
曹正夫倡道嶠澗距邪閑正居一代理學之冠其
後尤季美孟叔龍紹述於洛西魯正卿呂叔簡振
興於宋郡呂忠節闡繹孝經賀景瞻發明春秋劉
文烈力任風教大節皎然數君子皆不惑於功利
權謀詞章技能之習而確然有以自信者也誠得
其所以為學以之事君必忠以之事親必孝以之
交友必信於前脩之事功風節不規規求合吾見

其無不合也夫程子之學以至誠為聖功之極以
主敬為入德之要凡與斯會者揖讓進退必準於
禮可否然諾必揆諸道敬存於心貌恭非敬也敬
而後能誠非敬無以為誠也以此交脩弗怠庶不
墮先哲之遺教於以勉盡職業報
朝廷之知遇非徒講鄉曲之情歲時伏臘聚會燕
好之數數也古人無在而非學故敢推廣前記與
諸君子共勉之

重建信陵君祠記

開封舊有信陵君祠在上方寺之右雲杜李本寧

宗伯宦梁時所建也崇禎壬午沒於河今 國家
承平三十年廢典漸次脩復而信陵祠獨缺永平
韓子客遊梁歎曰茲非魏都耶夸門之墟猶有侯
嬴朱亥若而人乎使當時無信陵則侯嬴朱亥亦
以監門市屠老耳巖穴不乏人能識人不恥下交
者世不數見也於是偕寺僧即其祠地土中求得
雲杜故碑醵金建祠以侯朱配仍舊也韓子又曰
侯生猶魏產耳若毛公薛公固生於趙為平原所
簡賤而羞與為伍者也信陵何自而得之卒賴其
言趣駕救魏率五國之兵敗秦師至函谷關而還

信陵之終不失臣節於魏者二公力也徒以非魏
產而不祀非闕典歟補主列侯朱之次旌功也所
謂禮以義起者也工既訖請於官春秋致祭復選
石刻史記魏公子列傳立祠中過睢陽請余為之
記余酌酒與韓子曰君燕市布衣也未嘗綰綬分
符有脩復舊典表章古烈之任者也何汲汲為此
得無悼淪落之難偶慨知己之莫遇與信陵曠世
而相感乎夫信陵豈獨以好客重乎秦之併六國
也此古今一大變局也趙與魏為唇齒而魏與五
國為籓維信陵用兵雖太公穰苴無以加焉使當

時不以讒廢則秦不得滅魏魏不滅則五國不至折而入於秦即信陵一旦以老病死其知人下士如此必能得如信陵者而托國焉暴秦之虐不能及於天下矣其以毀廢也飲酒近婦人而卒其亦不忍見天下之遽歸於秦而求速畢一朝之命乎李牧死而趙亡信陵死而魏亡始皇之肆威於海內天也漢高過大梁而以太牢祀之也其亦有見於此乎信陵墓在揚州門外河流變遷湮沒不可問矣此祠之建其不可已也遂為之記韓子名鼎業字子新博學好古慷慨有大節此祠之建其一

端云

星聚堂記

昔東漢陳太丘過潁川荀朗陵家太史奏德星見其占曰五百里內有賢人聚至今載諸史冊千古傳為盛事吾謂太丘脩德清靜進退合度可謂賢矣至荀淑博學高行其子號曰八龍然爽或並濡跡亂時有遺議焉何至上動天象哉疑當日諸公雅負重望一時傳會為之蓋東漢標榜之習則然未必盡有其實也徵君孫先生隱居蘇門之夏峰天下望之如泰山喬嶽夏峰去孟城里許郭子騃

漢子遺書卷四
臣別業在焉當風日清和先生命駕往遊諸門人
執經問難郭子載酒具饌以從蓋若堯夫之行窩
云堂舊有題扁以避御諱先生為更之曰星聚顧
謂斌曰汝其記之斌謂先生孝友篤行當逆閹竊
柄正人淪陷先生周旋其間脫然黨錮之禍似有
類於太丘而道德純備不樂仕進不為僻隱憂天
憫人守先待後則非太丘所能彷彿萬一也郭子
先世宗伯大叅兩公清德直道炳耀前朝公隆公
望克紹家學兩河詩禮名族首推郭氏亦似非荀
氏所敢望昔漢高入關五星聚於東井宋太祖時

五星聚於奎井秦分也奎為文章之府漢宋兩朝
人文最盛已見於此儒者師弟相聚洙泗而後一
聚於河汾再聚於伊洛至元初姚公茂許平仲趙
仁甫竇子聲共聚百泉之上獨劉靜脩家容城然
聲氣亦相往來不可謂非聚也先生生靜脩之里
而隱於蘇門一時學士負笈從遊無異隋之河汾
宋之伊洛也夫天人一理人之精神原與天地相
通故嚴陵動客星之象處士應少微之占賢士聚
於下則德星聚於上理固然也將見司天占象室
壁奎婁之間當有五星聚矣彼潁川之事何足云

云斌庸陋無足比數追隨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郭子遊亦不敢不自勉焉

三聖廟碑記

睢州城東南三十里曰黑龍王廟不知所自始相
傳昔時黑龍見因廟祀雩禱輒應萬曆中河水暴
溢有關帝像沿流而至土人祠於其左後又立廟
祀真武三廟鼎峙而黑龍王廟最久故名特著廟
旁村逕窈折茅屋數十家務農桑無市販之習茂
樹千章幽若林麓從叔父九式公愛之遂卜築焉
嘗攜門人子弟讀書廟中睹棟宇毀頓醵貲新之

時順治十四年也今二十餘載叔父墓木拱矣從
弟鎬慮無以承先志礱石請余為記余承乏史局
編摩無暇秋月卧病經旬懼負宿諾乃馳書告之
曰叔父卜葬於此也固愛其土風朴厚勤耕鑿以
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重禮義則叔父之功實
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
去惡也夫讀書以明禮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
乎遐陬僻壤無紛華市儈之習以誘其心則必能
孝弟婣睦恭敬信讓爭競不作鄉里無怨如此而
受多福宜也昔之盛時有司常令里民擇寬敞祠

湯子遺書卷四終
宇講鄉約讀律令禮法以匡迪之神明以感動之
故荒村野叟皆有士君子之風今軍興旁午不暇
脩舉隆典賢士居其鄉者做而為之固令甲之所
不禁也鎬欲承先志故亟亟於斯是不可以無記

湯子遺書卷四終

湯子遺書卷五目錄

書

上孫徵君先生書

在內黃寄上孫徵君先生書

又上徵君先生書

三上孫徵君先生書

與田簣山書

答田梁紫書

與劉心周書

答褚懷萬書

上郡守宋公書

上糧道張爾成公祖書

與管河郡判馮公書

答耿亦夔書

答耿亦夔書

又答耿亦夔書

答施愚山書

答姚岳生書

答姚岳生書

與李襄水書

答廣文魏聞野書

答張仲誠書

答李襄水書

再答姚岳生書

答耿逸菴書

答耿逸菴書

答顧寧人書

與田簣山書

答田簣山書

上總憲魏環

答劉叔續書

與劉升續書

答黃太冲書

與黃太冲書

答陸稼書書

答友論學書

答閻撫金悚存書

與楊筠湄書

與王抑仲書

與杞縣令王慎齋書

與宋牧仲書

與杞縣令王慎齋書

答沈芷岸書

答王世兄書

答魯敬侯書

答孫屺瞻侍郎書

與王似齋書

答王世只書

答武並舉書

與林總令王勳齋書

與宋外中書

湯子遺書卷五

睢陽 湯 斌 潛菴

書

上孫徵君先生書

竊嘗三復古本大學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在本亂而未治節下蓋脩身為本之本即物有本末之本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致知之知即知所先後之知即知止有定之知格致誠正所以脩身所以明德明德為本新民為末脩身為本家國天下為末一也此即示人以格物致知之功也下

接所謂誠其意者一段中間反覆明德新民止至善而終之以此謂知本可見聖學入手惟在誠意而致知格物則誠意之功也原不得分為二事所謂格物者格明德新民之物也明德新民雖並舉其實總是明德明德即是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一民未新即我德有未明處故曰明明德於天下者明德新民必止於至善則格物為聖學徹始徹終工夫可知矣又舉聽訟一事蓋新民之一端而大畏民志即明明德也故曰此謂知本古本原自明白直截非有錯文亦無勞補義後章如好

而知惡惡而知美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所惡於上毋以使下云云皆格物致知之最明白易見者也故一部大學皆格物特未處處明言格物二字耳千古聖賢心心相印毫髮不爽大學之格物即中庸之明善孟子之集義理一而詞異不然若數聖賢各有心得漫不相合所謂傳心者何事哉唐虞授受十六字辨晰危微精以察之一以守之格物也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夫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不為格物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各有差等不同兼愛格物也即至演易繫辭

窮神盡變禮儀威儀三千三百無非格物也故曰
道外無物物外無道朱子以古本有錯簡為之改
正補傳心良苦矣然明德新民止至善各為一傳
本末格致誠意各為一傳文義似為明晰而下手
頭緒反不如古本之直截歸一此陽明古本之復
誠不容已而非有意多事起後人之爭端也格物
之說陽明以朱子窮至事物之理為偏屬知程子
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理義或論古今人物
而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又
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

於孝之類朱子曰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
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文字之際此與孔
曰博約孟曰詳說同義固非徒求之外物而不驗
之身心以親還父子以義還君臣以序還兄弟以
別還夫婦以信還朋友可謂真切簡當矣然亦未
有不稽之往哲考之經傳遂能處之咸宜者也其
或泛覽博觀弊精耗神本性汨沒於汗簡竹冊之
中此則不善學者之過陽明大聲疾呼拯其陷溺
泝流窮源不得不歸咎朱子然究其為說正以救
其流弊而非操戈後人不察或詆朱子為支離或

病陽明為虛寂皆未覩大學之全者也陽明以良
知倡天下功信偉矣但言無善無惡心之體而龍
谿遂併意知物皆為無善無惡則覺有刺然不安
者孟子因性善二字費無數精神正學始賴之以
明此正示人以大本大原令其在在時時兢兢業
業為天下後世慮者誠遠也陽明無善無惡心之
體有善有惡意之動此言本自精確而龍谿之言
則恍惚茫蕩與禪學何異恐後學為其所誤君子
未免歸咎陽明也愚陋之見不知有當否乞直示
之

在內黃寄上孫徵君先生書

斌庸陋無似得侍起居仰見先生動靜語默無非
道妙一堂之上太和元氣朱公揆見程子如坐春
風中景象不是過也更蒙提誨諄諄示之以體用
之大全勗之以責任之難諉自此以後夙夜砥礪
斷不敢時刻稍懈以負真切指授之意別後三日
至內黃晤仲誠張進士名沐任道之勇求道之切今日罕
見其匹得此良友殊為欣慰與君僑同訂理學宗
傳挑燈商確常至夜分窺管之見不敢不竭但學
識疎淺錯謬恐多為惴惴不安耳

又上徵君先生書

春仲在夏峰承先生飲食教誨感何可言近覺從前悠忽度日未有精進功夫遇事拂亂不能做得主定痛自警醒總是集義工夫有疎應事接物以至暗室屋漏一念之動不合於義則此心不能快足而氣餒矣學者上生千古下生千古總要復得本體與天命流通若稍有夾雜稍有隔礙稍有虧欠便不充滿安能上下古今貫通一氣古聖賢千載而下光輝發越如日月經天正是真精神不可磨滅然真精神正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所生此

道見得真自無歇手處孔子至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亦未嘗住手若說有住處便非乾健不息之體學者讓第一等人不做做第二等便是自暴自棄然俗根習氣漸染日久時俗乖正抵當最難一事有失終身莫救一念不謹遂成墮落爾室有愧夢寐難安孟子牛山諸篇真令人如冷水澆背也

三上孫徵君先生書

去歲侍几杖甚蒙策勵別來倏復一載未能專使脩候瞻仰函座不勝依依某賦質庸劣年來因敝州苛政駭人視聽人心洶洶不能自安既挽回無

術而又不能漠然此心遂為所動思以魯齋之賢
當時河內有苛政惟有避地一法既力不能為徒
累心無益又思孔氏畏匡尚不動心何況今日總
由見理不明故主心不定杜門靜坐體察天理久
之覺一切外事可驚可駭皆屬平常如疾風陰霾
不過一時即至變出不測亦自有道理處置此心
遂覺洒然拂逆之來漸漸不至擾亂至若游行自
在獨往獨來斷斷不能每見先生事務繁沓天真
湛然因物付物之妙心甚企慕不知何以臻此也
承諭洛學編某近苦經書訓註太繁論說不一雖

反覆翻閱終無心得欲斟酌先儒之說平心理會
聖人立言之意不穿鑿不附會定為一編五經中
易與春秋為難故先治其難者此非數年工夫不
能草草脫稿今奉先生命欲暫輟經書從事洛學
但敝州書籍甚少恐有遺漏且義例體裁未奉明
示如有稿本乞發下叅酌庶可蚤竣事也

與田簣山書

某昔與曹厚菴魏環極諸先生遊稍稍聞其緒論
謝病歸田實欲與同志共證斯道吾州英俊頗衆
惜究心聖學者亦未多見夾輔無人遂因循偷惰

幾至淪落時一猛省為之惕然蓋師友講習為益最多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此道與師友講明一番則此心光明一番蓋講學為己非為人也古人尊師取友豈徒為聲氣哉近世聖學不明談及學問便共非笑不以為立異即以為好名不知立異好名誠學者之弊而本體不明工夫無序雖剽竊前言往行終是不著不察終不免為義襲而取今世功利訓詁詞章之習陷溺人心天之所與我者幾不可問訓詁詞章固是害道而功利之害為甚今人起一念舉一事微細追求未有不從功

利起見者若不細細講明未免認賊作子足下篤學力行某遊歷中外求友四方中心嚮往惜所居稍遠不能時時請益恐志氣昏惰無人警策行年四十已非少壯可比實望足下脫去形迹不時鞭策來州則設榻茅舍面賜指誨勿存一毫情面即不能常會手札相商亦不得將就許可孔子曰朋友信之面是返非非信也一毫不信非友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非朋友講明不能各盡其道故朋友之倫所以經緯夫四倫猶五行中之土五常中之信故願與足下存此一大倫勿如世俗但有朋

友之名而已也

答田梁紫書

每有會晤常草草錯過未獲實實考究身心與世之往來徒了人事者無大差別遠如朱陸近如龍溪念菴析疑辨惑絕無一毫蓋藏我輩當體此意

與劉心周書

昨過莘野連牀對語永夜忘倦足下體道切深氣象光風霽月而論道真切懇至不作一體面浮游語弟骨力脆薄正苦夾輔無人日就昏惰乃於同里同年中得同志良友可以時常切磋何幸如之

江村先生曰不敢以實未了然之心含糊歸依不敢以實未湊泊之身將就冒認八字著腳真實理會做工夫晦翁於象山之外不再許人良有由也

答褚懷萬書

此道無古今無聖凡人可以自盡然須先識本體識得本體工夫已在其中矣不然終是習不著行不察終是義襲而取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今人以講學為立異好名不知師友講論一番則此心光明一番乃為己非為人也古人尊師取友豈徒為聲氣哉胡敬齋先生踐履篤實與月川

湯子遺書卷五
可相上下至於發明道體有功聖學似難與考亭
姚江並故孫先生列之明儒考中與康齋白沙同
為一編位置或亦不錯

上郡守宋公書

續冊一事仰荷嘉意釐剔真利澤無窮睢士民銜
恩不朽者也報竣之後聞復駁回即向趙尉處取
鈞票公閱仁言利溥不禁加額相慶吾睢何幸得
執事直究利弊之源為吾儕子若孫計永久也獨
至徭役大軍不折一語則不能不竊有請者睢陽
衛地共有四項曰大軍曰新增曰餘屯曰徭役弓

口惟徭役以二百四十步為一畝其起科獨少大
軍新增餘屯三項總以三百步為一畝約計小地
十畝折行糧地八畝猶之州地之二畝折一畝商
丘等縣之或四畝折一畝或三畝折一畝之不同
雖創始莫能詳求而奉行業已久遠此前代二百
餘年之遵循亦我

皇清定鼎來所率由而未改者迨庚子辛丑間蠹
書詭影過多錢糧難敷遂有以大軍三項強作小
畝派糧者是名為擠地年來追比不前逃亡相繼
上以悞官下以病民幸執事犀照破奸杜絕永弊

真萬民更生之會也而衛書輩久蠹其中視爲利
藪擠地既久而詭影愈便故明謀密議必不宥盡
行清楚今乘鈞票一言遂公然號於衆曰大軍與
徭役一同不折已奉本府明文矣竟將肆行徵派
士民嘒嘒莫知所由某等深知執事軫念窮黎之
慈衷與釐奸剔弊之盛心必不令蠹書假借使版
籍紊亂士民無所控愬故敢合札奉啟以仰副見
委諄切之意乞發鈞示令各項地畝概從舊例不
得那移紛更庶里役無以借口矣總之衛地自經
丈量之後花戶與地數皆可按籍而求除徭役一

項外凡軍新餘屯查續冊內小地十畝者赤歷內
註地八畝小地一頃者赤歷內註地八十畝則從
前之擠地自去而當年之舊例自復在蠹書之言
必曰依小畝則足額依舊例則不足額不知地猶
昔日之地本朝賦役全書額地額糧悉依故明之
舊昔何以大畝而足額今何以必擠地而後足額
此非詭影之地多即續外餘地之未報前屢奉明
示令花戶自首四鄰舉報不啻墨盡穎禿矣今竟
有花戶報冊在官而里書遺失無存者夫欺隱而
不報者責在花戶已報而遺失者責在里書里書

所司何事托言遺失果否出自無心總之不欲地
畝清楚耳某等以為詭影之地續外未報之地未
有里書不知者總責里書勒限清報期於大畝足
額而止既無虧於國課復有利於民生澤及千家
恩流奕世州士民惟有焚香頂禮效九如三多之
祝而已

上糧道張爾成書

漕米舊例官收官解去年蒙執事軫念災黎准解
原徵漕銀發灘役代買官吏省盤費之累士民免
接濟之害造福地方功德無量格外之恩何敢再

望然今歲時勢更有不同某誼切桑梓不能不再
為禱籲也去歲止州判丁憂解任今歲吏目亦緣
事斥逐衙官之署空然無人萬不能官買矣外此
里下代買既干功令惟有差役買米一法耳凡
茲胥役有何才識見利忘身比比皆然若領銀到
灘任意花費正額漕銀必至不敷欲另行賠補官
吏無點金之術即追比原役而花費者不能復還
敲朴終屬無益若加派接濟則旱蝗告災窮黎難
堪再剝况目下協濟桃源派柳六萬隆冬守候河
干顛連萬狀真仁人君子所惻然憫念者接濟之

說固執事之所嚴禁即時勢亦所萬萬不能者也
伏乞准照去歲例將額銀解上發灘役代買庶胥
役不得借端分費里甲不至重累即某伏處鄉閭
亦同農夫野老歌頌弗諼矣

與管河郡判馮公書

桃源協柳一事蒙執事嘉惠窮黎就近設廠省轉
運之勞九屬受恩無量睢州派柳六萬遵奉嚴檄
俱已星速上納但稍數繁多限期迫促採辦運送
晝夜拮据亦不能給某等誼切急公反覆籌畫有
一通融之術實官民兩便之道敢冒昧瀆陳希賜

採擇焉睢州舊有柳稍約四萬有奇久貯河千年
來疏濬得宜宣房無恙今協工告急似宜載運前
去那緩就急既以慰河臺西望之意復以見執事
救助之功新派柳稍接續上納報完協工之數既
足仍補完河上舊稍以備萬一之用在執事不過
畧為通融而民間稍緩須臾遂可免典妻鬻子之
苦不然限期逼迫勢難周轉鞭笞雖施亦鮮成效
執事天地父母之心諒必惻然動念也如曰枝稍
各年派定不便那移竊思枝稍與他項錢糧不同
堆貯河濱日久亦漸糜爛存之數年竟歸烏有誰

非百姓脂膏何忍聽為棄物若一通融不但有益
東工且本地收以新易陳之效執事福德鴻厚自
是平成永賴即或培固堤堰為預防之計而舊數
依然新陳較勝况士民孰無本心感恩圖報方銜
結不遑踴躍歡呼上納更自敏速某等窺管之見
不敢不竭伏惟慨諾幸甚幸甚

答耿亦夔書

昨辱賜顧言下直截了當無葛藤回互之病真任
道之器也復承手教慮把持不定及事物留滯累
心具見工夫近裏著力非從事口耳者比愚以為

學者當先明心體心體既明日用間只用提醒法
使心常在莫令昏去自無閒思雜慮不用把捉若
把捉反添一念越見雜亂矣朱子曰人只一心識
得此心使無走作雖不加防閑此心常在又曰心
只是一個心非是以一個心治一個心所謂存所
謂收只是喚醒又曰學者常用提醒此心使如日
之升則羣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只著些子力
去提醒照管他便了不要苦著力著力則反不是
合三說觀之大要可觀矣

答耿亦夔書

承教檢得慎思一語時為照對具見工夫之密此
道惟在人所不見處用功離了事親從兄處事接
物何處討本性著落離了戒懼內省何處討復性
工夫打併此心歸之一路久久自有宇泰天空景
象不然欲治私而萬起萬滅之私愈不可治何由
見寧貼時乎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况心性之
學乎

又答耿亦夔書

前屢承手教知用力真切循環讀之不勝佩服吾
輩處世無無事之時亦無皆如己意之事物拂

亂正學問得力處定靜安慮總由知止知止工夫
在格物致知此知之本體是天所賦我的能致知
的本領亦是天所賦的但人不肯用力耳能致知
則意可誠心可正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矣此
事未可騰口說亦難速效

答施愚山書

足下道德文學為海內所宗齊魯西江壇坫相望
遊屐所至摳衣受業者甚衆倡明吾道非足下其
誰望乎弟材質駑下不能日承鞭策此中徒懷鬱
鬱耳孫徵君先生天不憖遺已於乙卯之夏捐館

舍以時方多難即歸寔矣遠承慰存并貺雙金即
托友人寄之蘇門子完深荷高誼感頌不容口子
完樸實長者熱心為人多受人負誠如台教可謂
相知之深聞耕巖先生即世此弟仰止數十年者
不得一遂問字之願先生晚年遁迹空山造詣益
深必有遺書可紹先哲足下自當為之表彰若有
付梓者求示一二施兄虹玉工夫篤實有真精神
鼓動後學未易及也聞之不勝嚮往吾道衰頽總
由躬行實踐者少利欲之根難斷巧偽之術易工
苟非識察本體擴而充之終日終身絲絲密密曾

無滲漏何由對天質人不愧不怍一切聰明意見
門面格套皆是的然日亡悞人一生惟年兄從直
賜教千里如同堂也

答姚岳生書

名爾申

舍弟西旋承寄手教敘性道大原歸於太極累累
千餘言詳且盡矣又惠社藝九篇皆醇正雅當反
覆讀之知河洛之間復有如月川雲浦者出焉吾
道之幸不勝喜躍獨其文詞過恭若欲問道於盲
者則何敢當此道無古今無人我象山謂東西海
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千百世上下有聖人

出焉此心此理同也學者必求得於心證其所謂
千聖同源者勿牽滯於文義訓詁之末則善矣來
書引朱子言人須是於大原本上看得透仁義禮
智每日開眼便見四字則世間道理若決江河沛
然莫之能禦此言最為真確仁義禮智開眼便見
則應事接物無非天理流行此不是尋常摘句得
來亦不是空空思索可至必須日用倫常隨處體
認天理久久純熟自有得力處識得本體好做工
夫做得工夫纔算本體先儒立論各有所重心之
精微口不能言况筆之於書乎惟好學深思心知

其意始為善領畧近代一二名儒辨析極其精詳
不為無功而分別過甚反滋後學之惑本體未明
工夫無據即闡盡道理終屬門外漢周子所謂太
極豈徒索之天地陰陽乎亦證取人之所以為人
耳

答姚岳生書

來教慮外物牽泥私念起滅疑本真未透涵養未
熟具見進脩之功愚意二者實兼有之外物亦不
能却私意亦未易滅此中主腦惟在必有事焉一
句若丟卻必有事工夫萬起萬滅之私何由可止

昔王心齋先生一念愛親出於真誠久久純熟忽
心量洞明悟性無礙遂覺天地萬物為一體自此
行住語默皆在覺體中足下今高堂眉壽兄弟怡
怡此人生最難得事於事親從兄之際時時要見
真性發露推之應事接物處處著痛癢久之自見
全體渾然物我無間時不可徒向古人窠臼作一
場好話說過也初入道怕抵當流俗不過一切世
情紛華念頭纔起便當斷却

與李襄水書

足下正學強骨清操長才天下無其倫比涖任以

來一塵不染興利革弊造福百姓聞之殊為欣慰
近聞均役一事本欲拯民困苦而守郡者輒為中
傷之端賴洪都諸君子諒其苦心公道猶存然時
至今日作善良非容易天下君子原少上官豈能
盡賢且人情難測我輩愛民之心常切而事上之
才常拙任事之意常盛而弭謗之術常疎萬口歡
騰之時忌者即從中而起往往然也故今之吏黜
弊去其太甚舉事必存小心循規蹈矩無露鋒鋷
異日當國家大任不茹不吐正在此時磨鍊出來
勿謂異己者非我輩藥石也

答廣文魏聞野書

聖政日新比隆堯舜待選者鱗集闕下猶念及告病官員令保舉起用

皇上愛惜人才之至意古今罕覩臣子何心其忍愆然地方官仰承德意保舉人才自是盛舉被舉者不敢冒昧承當具呈辭遜亦是各盡其道難進易退古之人皆然何足怪也

皇上本意憐才而地方官不能相信遂至夤緣干求此典徒開天下奔競之門以此起用欲受職之後清白無欺豈可得乎州守程公愛賢重士卓

有古風某所深感恐天下如程公者不可多得耳軍政一案本府駁語隱隱為此既不能相信而欲苟且求一轉詳自處無乃太苟簡乎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承諭程公難於具結某以為仍保舉則難於具結若以為既有此事免其保舉竟行回銷似無甚難又承諭托人向郡守一言此正某所以堅辭之意也出處大節三十年所學何事十四年林下只如旦暮過此再十四年即成六十老翁矣人生如白駒過隙安能枉道博一區區方面哉總之臣子誼當報國地方官相信而

湯子遺書卷五
故辭之不可也。功令甚嚴，地方官不相信，而必強之，亦不可也。某之自處如是，惟足下教之。

答張仲誠書

來書云：存心必實見，所謂心而存，亦不虛養性。必真知，所謂性而養，自不眩諸語，可稱透宗。佩服無量，某竊妄意五經四書字字從原本發揮。今人惟不真識，所謂性故以聖道為平實者，多滯於形迹，而不知聖道不離日用飲食，而非粗淺也。以聖道為高遠者，或涉於虛空，而不知聖人窮神知化，而非虛空也。耽虛空者，固茫無把柄矣。以日用飲食

為道而不明原本，則行不著，習不察，何由上達天德乎？程子之學，在主敬。此自己得力處，原有存養工夫在內。故其言曰：存養是主人，省察是奴僕。非若世人把持裝綴之謂也。陽明致良知，第是就平日得力握要處舉以示人，即誠正功夫亦在內，亦非世人重知遺行之說也。凡真儒立言，雖若偏主工夫，俱包體用。惟大學中庸首章說得分明，完全人真信得道，不可須臾離。何時可不戒懼，何所容其襲取？秦中近已大定，閩海又已廓清，楚蜀蕩平，應在指日。此番劫運既過，廟堂當有一番久安。

長治規模非大賢不能任此且難進易退固士君子之節而仕止久速又有非可用人意見者以先生今日所處似西行在所難已兵火之後撫綏殘黎登之衽席亦我輩快事不知先生以為何如

答李襄水書

聞足下遂動拂衣之興果爾使生民不得被大儒之澤似不可也然賢者出處關係世道天相國家恐有欲退不得者以義論之身在危疆委曲擔荷方圓並施經權互用總以保固地方拯救殘黎為念古之君子當此境界儘有苦心不可告之人者

及事過險出人皆服其深心大力足以弘濟時艱物望愈重鉅任將歸此一道也若事有難為奉身而退以威武不屈為高此亦一道也二者總內度之心而已矣進退所關要徹底打算合乎天理無一毫私心則進退皆道也出處二字非人所得與故某不敢為執一之論

再答姚岳生書

耿先生力任斯道河洛正傳為之大振不禁神往足下朝夕請益當有心得此道不在多言惟時時刻刻將先聖先賢言語反覆尋繹一一體會上身

來久久得一貫通處是真主腦先聖先賢無閒言語句句是要義只被千百年來皮膚訓詁埋沒令聖賢垂世立教字字從誠意中發出來的都晦昧不得顯現亦散漫不得歸一所以學者靠不得書冊却離不得書冊離不得師友亦靠不得師友惟得之難此理斯真為吾有故聖人循循善誘也觀夫子告曾子與告子貢一貫者可識其旨矣

答耿逸菴書

前歲得讀為學六則平正精實次序分明已勒之座右矣去春復承教道本中庸作不得一些聰明

執不得一些意見逞不得一些精采三語最為精當某謂人生一落軀殼便有氣質自有知識以來各就氣質偏重處積染成疾未易脫離必須消磨不使乘機潛發本性得以用事方可言學然習氣根株已深力量最大發不及覺覺不及持夾雜隱伏消磨實非容易方自以為剛毅也而中藏客氣自以為密察也而實多粘纏與人似恭敬也而陪奉世情之意常多論事似持平也而依阿不斷之意時有利心即不動矣而名心未必全消邀福之念不生矣而夭壽未能不貳凡此皆非真金經不

得烈火一煅誠使日用動靜盡是天命流行則本性自有明覺而非作聰明也本性自有正見而非執意見也本性自有光輝而非逞精采也先生有過人志行過人力量某所夙夜仰止者不能時時就正為歉然耳

答耿逸菴書

某前札請教中多率易之言所云日用動靜盡是天命流行工夫純熟後當是如此明得盡渣滓都渾化談何容易我輩只是懲忿窒欲遷善改過是切實用功處時時見有善可遷有過可改便是學

問進益處此心不可令昏散亦不可躁迫如養鷹如馴雉只要耐心久之上臂歸庭自有日也承教未去窮理便說涵養却涵養個甚的具見體認之精某思窮理工夫亦未易盡必待窮理盡後方用涵養何時是涵養時窮理非空空窮理程子謂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又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匪僻之于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又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又曰敬以直內是涵養事如此則涵養二字亦不得分在窮

理前後今人把涵養二字看得空了故易流於虛
寂窮理是零碎積累的工夫涵養是主宰本原的
工夫固自無容等待無容分析也程子云涵養須
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
理以進其知二者不可偏廢使本立而知益明知
精而本益固二者亦互相發明固未嘗截然分先
後也

答顧寧人書

前歲山史自關中見訪詢及交遊名賢即曰吳郡
顧先生品高學博國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曆象

河漕兵農之屬無不洞悉原委坐而言起而可見
諸行事真當今第一有用儒者也後晤甫草元禮
往往言與山史同某私心嚮往冀或旦暮遇之屏
居丘園過從稀簡又足跡久不及四方度無從奉
教左右一旦承先生手翰遠及若以某為可與言
者感愧何如吾道之衰久矣得大力闡明豈非斯
人之幸承諭近日言學者溺於空虛無當最中今
日流弊竊謂孔門七十子稱顏子最為好學孔子
所與終日言而不違者今論語所載不過問仁問
為邦而已言仁以視聽言動合禮為目為邦以虞

夏商周制度為準喟然一歎亦以博文約禮為夫子之善誘則聖賢之學非空虛無當也明矣至曰一貫曰無言總見聖賢全體大用內外合一動靜無非道妙亦非虛空之說所可假借陽明良知實從萬死一生得此把柄當時確有實用今人不求所以致之之方而虛作一番光景玩弄故流弊無窮某妄謂今日無真紫陽亦未必有真陽明也大刻精確有裨世道敬服敬服惜不能得日知錄盡讀之何時面聆台教聞所未聞乎

與田箕山書

山蔚見示徐先生制義今又獲讀論學諸牘與足下所敘行畧徐先生一生學力具見於此誠後學所當盡心也弟庸腐無似濫竽史局執筆為之始知才力不逮馬班無論矣陳永祚李延壽何可及哉近見人侈口備責前人皆坐不解事耳張先生抱影河濱三十年聲光俱寂其躬行心得之妙豈外人所能及知但史目斷限尚未議定即夏峰先生亦在商確正可相例也忠節門人物甚多不敢遺漏無問於在內在外台意具悉無煩過慮也衰病侵尋入春過甚史事全無頭緒而告歸者已多

近於自求便安故有所不敢若史事粗就即可乞
身不能俟其成也知行並進敬義夾持于聖心傳
不外此八字必須百情刊落方能證取此非實歷
過者不能知聖賢妙諦不可作言語文字觀正以
此耳

答田箕山書

六月二十八日得接五月二十八日台函言及禮
文之編謙讓過甚引考亭云云以為必有積於立
言之先者然後可得而言又云是書雖以通俗為
準必當上溯古經以窮其源使人知禮所自來為

吾日用之所不可缺下酌時宜以浚其流使人於
禮皆可盡不苦吾財力有所不能辦言哉言乎非
有道者誰能為此此其之所以逡巡而不敢任此
某之所以謂非足下不足任也中州之以禮自持
學博綜而審權衡者足下之外有幾人乎吾夫子
曰立於禮又曰不學禮無以立若平時未嘗講明
一旦臨事即平日知其不可者亦隨俗行之蓋中
無所主驟難執持也即欲執持而諱之者眾卒亦
變而從之也倘如考亭言慮後日為此病敗則亦
求勿敗而已矣若慮其必敗而不為非有志之士

所敢安也凡著書草創規模為難至斟酌損益尚
賴朋友文不必太奧奧則人難曉也亦不必太繁
繁則人難知要也某展轉思之終以為非足下不
能任願足下留意勿讓也不然吾州幸有一好古
秉禮之君子而不能成此書則末流頽俗誰與砥
乎亦可歎也已

上總憲魏環溪先生書

先生道德經濟清操峻望朝廷倚為柱石士林仰
如山斗凡有進對皆國計民生賢才進退治道升
降所關至誠剴切足以感動

天心

皇上虛懷採納言無不從明良相遇天下拭目以
觀太平近復辭司寇之命請留總憲以汲黯自擬
皇上亦嘉悅而留之君臣相信無間三代而後不
多見也先生正色立朝百寮嚴憚所謂猛虎在山
藜藿為之不採固不在條舉一二事糾叅一二人
遂足盡職掌稱報効也而都下縉紳以及儒生不
能盡明斯義以為翹首跂足願聞讜論而兩月以
來未聞有所論說議論紛紛近聞有錢塘監生馮
景致書臺下某未見其書云何又有云此書已達

政府呈

御覽者料此言必不確而口語籍籍至有公言於班行者某實聞之蒙先生下交二十餘年又辱薦牘知己之感古人所重若有聞不告非事大賢之道且非所以報知己蓋自請留任為近代不經見之事故自處較難無再拜他官之理而總憲非久居之地壯往直遂非大臣之道而委蛇順時非自任之誼盛名難副晚節難保先生詳審之某不敢以此聞於人也

答劉叔續書

前榮任朱襄即奉德音旋應 召北上未得一晤

清輝抱歉殊深敏脩入都盛稱足下持躬教士槩獲卓然日切仰止長安居鹿未得脩候乃遠承手翰謙冲過甚令弟致命再三嫌於自外不敢不仰承高誼僕學無原本疎懶自廢二十年林泉與漁樵為伍時人以為淡於名利似稍知道者其實不然也竊嘗負笈百門側聞緒論學者首在志道而遺利重內而輕外以聖賢大道為必當由異端邪徑為不可蹈其功在主敬窮理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此入道真訣也惟在細心體認今

師道久廢膠庠虛設士風日頹振興匪易拓邑素
習近古足下一稟先型以身為教敏脩刻志躬行
精進匪懈敝州田梁紫踐履篤實學極淵邃此皆
可與夾輔進德十室必有忠信惟要有真精神鼓
勵多士秉彛具存必有賢者應之胡安定曹月川
豈異人任君子思不出其位毋以菑齋冷局視為
不足為與世俗同類相效也講學只在當下所處
之地所處之時舍此而談空說悟直作一好話頭
講過終與自己無益也僕生平不敢為此學以為
今天下大病總坐一偽字有來相問者惟欲先去

此字然後有商量處耳

與劉叔續書

張仲誠先生在京時常晤對其學真腳踏實地其
要在於主敬程子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
無匪僻之干只纔整齊處便是天理別無天理只
常常整頓思慮便一此一段是仲誠得力處仲誠
與崔玉階先生皆精於易學有心得不依傍前人
制行皆端方確有把柄此當代真儒也惜仲誠不
免西川之行西川當有賢者待其陶鑄不獨殘黎
沐德化也士君子行止皆關天意非人所能為也

答黃太冲書

戊申承先生賜證人會語又得讀戢山遺書知吾道真傳實在先生當時渡江匆匆未得面晤至今歉然戊午入都於葉訥菴處讀待訪錄見先生經世實學史局既開四方藏書大至獨先生著述弘富一代理學之傳如大禹導山導水脈絡分明事功文章經緯燦然真儒林之巨海吾黨之斗杓也承乏試事擬撤棘後一登龍門遂夙昔之願乃蒙主一惠然遠臨台函眷愛慇慇若以為可與聞斯道者某何幸得此於先生哉竊以學者要在力行

今之講學者祇是說閒話耳詆毀先儒爭長競短原未見先儒真面目學者不從日用倫常躬行實踐體驗天命流行何由上達天德何由與千古聖賢默相契會如此即推奉先儒與詆毀先儒皆無當也戢山先生曰心體是圓滿的忽有物以撓之便覺有虧欠處自欺之病如寸隙當隄江湖可決切至之言也先生曰戢山從嚴毅清苦中發為光風霽月學問縝密而平實八譜一書真有途轍可循不患不至上達此善論戢山者也

與黃太冲書

馱山先生忠誠憂國似司馬君實奏對詳明似陸敬輿号鯁清直似汲長孺雖未盡其用而大疑大案據經廷諍維持國體保護正人世道人心補益弘多其學辨析義禮之幾微究極天人之奧窔此孔孟之真傳濂洛之嫡派也學路久迷事事皆為奔走聲利之場詆譏先儒樹立壇墀雷同附和不知身心安頓何地深懼吾道荆榛雖勉自砥礪獨行寡助如瞽者之俛俛無所適伏望時賜指南加以鞭策倘有所進飲水思源敢忘所自

答陸稼書書

先生正學清德僕私心嚮慕久矣來諭云孔孟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學者但患其不行不患其不明但當求入其堂奧不當又自闢門戶此不易之定論也再讀學術辨云天下有立教之弊有末學之弊又云涇陽景逸未能盡脫姚江之藩籬皆極精當獨謂僕不欲學者詆毀先儒是誠有之然有說焉僕少無師承長而荒廢茫無所知竊嘗泛濫諸家妄有論說其後學稍進心稍細甚悔之反覆審擇知程朱為吾儒正宗欲求孔孟之道而不由程朱猶航斷港絕潢而望至於海必不可得矣故所

學雖未能望程朱之門牆而不敢有他途之歸若夫姚江之學嘉隆以來幾遍天下近有一二巨公倡言排之不遺餘力然海內學術澆漓日甚其故何與蓋天下相尚以偽久矣巨公倡之於上隨聲附和者多更有沉溺利慾之場毀棄坊隅節行虧喪者亦皆著書鏤版肆口譏彈曰吾將以趨時局也亦有心未究朱程之理目不見姚江之書連篇累牘無一字發明學術但挾摘其居鄉居家隱微之私以是居衛道閑邪之功夫訐以為直聖賢惡之惟如孟子所謂不得已者可也學術精微未嘗

探討功業昭著未易詆誣而發隱微無據之私以快其筆舌用心亦欠光明矣當年桂文襄之流不過同時忌其功名今何為也責人者貴服人之心自古講學未有如今之專以謾罵為能者也或曰孟子嘗闢揚墨矣揚墨何至無父無君孟子必究其流弊而極言之此聖賢衛道之苦心也何怪今之君子與夫陽明之果為揚墨否姑未暇論竊以謂孟子得孔子之心傳者以其知言養氣性善盡心之學為能發明聖人之蘊也蓋有所以為孟子者而後能闢揚墨熄邪說閑先聖之道若學術不

足繼孔子而徒日告於人曰楊墨無父無君也率
獸食人也恐無以服楊墨之心而熄其方張之燄
矣孟子曰今之與楊墨辨者如追放豚旣入其苙
又從而招之則知當日之與楊墨辨者亦不乏人
矣今無片言隻字之存則其不足為輕重可知也
然則楊墨之道不傳於今者獨賴有孟子爾今不
務為孟子之知言養氣崇仁義賤功利而但與如
追放豚之流相頡頏焉其亦不自重也已來諭曰
陽明嘗比朱子於洪水猛獸是詆毀先儒莫陽明
若也今亦黜夫詆毀先儒者爾庸何傷竊謂陽明

之詆朱子陽明之大罪過也於朱子何損今人功
業文章未能望陽明之萬一而止效法其罪過如
兩口角罵何益之有恐朱子亦不樂有此報復矣
故僕之不敢詆斥陽明者以為欲明程朱之道者
嘗心程朱之心學程朱之學窮理必極其精居敬
必極其至喜怒哀樂必求中節視聽言動必求合
禮子臣弟友必求盡分久之人心咸孚聲應自衆
即篤信陽明者亦曉然知聖學之有真也而翻然
從之若曰能謾罵者即程朱之徒則毀棄坊隅節
行虧喪者但能鼓其狂舌皆將俎豆洙泗之堂矣

非僕所敢信也僕年已衰暮學不加進實深自愧
惟願默自體勘求不愧先賢或天稍假以年果有
所見然後徐出數言以就正海內君子未晚此時
正未敢漫然附和也

答友論學書

某少遭喪亂學無師傳入仕與曹厚菴先生同直
史館得承指示年少心粗方留意詞章未能窮究
根柢泛濫先儒之說時吾時悔靜坐久之覺喜怒
哀樂未發時真與天地萬物同體日用之間四端
隨時發見但存養功疎故擴充無力濂溪以來師

友授受原有真傳秘旨不從本原透徹不從存養
得力將先儒真切指示之言都作影響混過何由
融會貫通近世功利詞章之學陷溺人心不知天
之所與我者何在徒襲取先儒形貌妄分畛域所
言非所見所見非所履亦可怪也

與宋牧仲書

閱北闈題名錄知令五弟介山高捷不勝雀躍俟
入都當恭賀也浙闈文章素稱最盛而亦弊藪也
以某庸碌濫叨斯任同考諸公廣文幾半且年皆
遲暮與此道茫然闈中費盡心力費盡脣舌卷數

八千二百有餘限以半月且瘡疾大作不敢言勞
每日漏下四鼓始休雖額數有限不能無遺珠之
歎而入彀者皆苦志芸牕且多藜藿不充之士榜
下皆嘖嘖稱歎言此科孤寒吐氣某聞之殊不自
安天下才人原不盡在孤寒某亦何所容心或主
司貧苦氣類偶相感觸耳出闈後與撫軍諸公約
斷不敢一事相干瀆公筵之外無私會也無私札
也浙中例候舉人親供全始解卷舉人有遠者一
時不能至詢之學使言往科亦有不候親供之例
遂與撫軍言於九月廿日解卷某遂於廿二日遣

牌廿五日登舟矣此某奉使之大畧也某離家
三載老母年高借便歸省于子老入都匆匆漫陳
一二乞賜垂照敝衙門諸先生與同鄉諸公未敢
一字相候乞為道意

答閩撫金棟存書

先生邃學弘才為中朝領袖頃者入境大疏具見
振刷實政公恕嚴明兼而有之長安道上無不歎
服竊以今日吏治壞極百姓苦極有司亦困極不
但七閩為然而七閩為甚大賢風示於上自應不
變然事有難為不無阻礙要在大力深心且須去

泰去甚從來化否為泰固自有漸惟大端既正風
行草偃不勞而成固不必事事改易也海上善後
之策為今日第一要務

至尊明見萬里廟算弘深迥出恒人意表但身在
地方倍為親切綢繆經畫期於盡善封疆重任惟
謀久遠不在鋪張

聖主緩台衡之命暫畀南服宵旰籌度良有深意
固知姚宋韓范併於一身非先生不可耳

與楊筠湄書

向於邸抄讀大疏以為漢之汲長孺唐之張曲江

於今再見國有直臣社稷之福傾心向慕晤教無
從近者秉衡三晉人頌歐陽某於各省學憲概不
敢以一函相通故不敢破例達尺素於左右然有
一事欲聞於大君子之前藏之胷中逡巡而不敢
者數矣既而思之若於試事相干涉則斷斷不可
若闡揚潛德或亦大君子之所樂聞也趙城同宗
諱家相字泰瞻己丑進士孝友廉介本自性成言
規行矩非由矯節筮仕常熟惠政洽於人心以催
科政拙例當左官士民千里詣闕號泣請留舉幡
相約輸納恐後數載逋賦一朝報竣三吳縉紳歎

為從來未有部議還職再補南漳地最荒殘境逼
巨寇招撫流移訓練鄉勇養民教士具有成績督
撫擬舉卓異而尊鱸興思遠賦歸來居鄉杜門却
掃絕跡公府宦既不達家徒壁立惟訓迪後進敦
尚躬行誠盛世之循良儒者之卓行古者鄉先生
歿而祭於社若斯人者以之俎豆鄉賢使後人有
所矜式實大典之光也門祚衰微恐無由達之執
事某知之最深故敢為發微闡幽之舉惟冀博採
輿論慎而行之幸甚

與王抑仲書

長安道上有稱頌足下新政者未得其詳既而知
立義學七十餘處從學弟子六七百人近且重農
積穀水早有備此漢代循良所為何幸於今日見
之教養二字王道之本近日長吏不講久矣某昔
承乏潼關亦力行社學鄉約義倉保甲四事頗費
苦心雖寮友承行不能盡如鄙意然亦有效可觀
矣足下學有源本才足經世今日乃兼善天下之
始也聞以呂司寇公諸書課子弟此書最善入人
化俗為易婦人女子皆能於變真快事也半載之
後似當課以孝經小學近世人才不古若只為少

此一段工夫就中擇其才可大成者進以經書講
明正學三年之間當有大賢出而應之有功吾道
不小也賢才不擇地而生特振興無人遂就頽廢
耳此亦天意之所甚惜也更聞勇於拔薤疾惡過
嚴此自初政宜然親民之吏慈惠為上民既嚮風
威嚴宜弛愚者千慮或可一採治行卓異不拘俸
次日旦晚 內召梓里藉榮翹望翹望

與宋牧仲書

都門奉送台旌遂如三秋足下壯猷偉略為三輔
屏藩輿頌一新洋洋盈耳吏從冰上人在鏡中請

以相贈事繁而處之若簡民詐而馭之以誠在足
下固自裕如然努力加餐實所願也某才本駑下
年來史事浩繁心血耗盡不意孫岷老榮轉閣學
某濫叨

新命同張素老進講

內廷學術疎陋何能仰助

高深且衰年多病風雨寒暑不輟豈能勝任
聖主恩深不敢控辭足下何以教我茲因小价領
米之便奉候興居附有請者目下盛暑每日進講
瀛臺苦於步履急欲買一脚力不得妥當廐中良

驥必多求暫借一小而馴者俟置得即還上借乘
之風在春秋已歎其難朋友與共子路以之明志
或世人以為不易者而賢者可與言情乎笑笑

與杞縣令王慎齋書

長安晤對退而自喜不謂斯世復見龔黃別後音
問疎闊時切懷想偶有便鴻附候興居劉文烈公
理學節義彪炳宇宙後嗣守其家學閉戶甘貧文
行可稱曾孫忠昆相見京師接其言論朴誠可掬
令人想見名賢家法篤念賢裔扶植衰微古道於
今非大君子其誰望乎

聖朝表勵忠節卓冠百王文烈公既荷旌恤輝煌
史冊四十年來墓碑未立後人過之竟不知有斯
人之墓亦地方之闕典也伏望與紳士公議勒片
石以誌不朽此近世所視為迂闊不足為而先儒
以為知務也伏惟垂察焉

答沈芷岸書

去冬匆匆一晤未得罄展積悃別後企望雲帆不
禁耿耿於懷也今春閱邸抄知酉闈得雋者六人
而足下拔幟先登曷勝欣躍更獨荷

聖恩簡授中秘從此積學樹品大用可期不佞得

以一日之雅藉光無既然初入仕途擇守宜慎長
安名利之場聞見繁難最易搖惑三門急湍砥柱
良難足下識力堅定宜靜重養望勿逐時好相競
躁進前輩典型昭然可見署中堂聯人重官非官
重人德勝才母才勝德真座右銘也幸勉旃而已

答王世兄書

某謬以庸菲處第一繁難之地救過不遑惟恪遵
功令夙夜不怠天鑒民瞻時凜於懷一載有餘未
常敢與鄉士大夫以書札相通吳中多賢遊亦無
以私相干者某何敢以已所不欲施之於人且自

破籬籬將來何以自處故萬萬不敢也今

聖主振興文教 特簡學使一時諸臣無不爭自
濯磨况賢鄉以名元賢侍御處孔孟之國自當一
秉至公洗從前之陋副

當宁之心士君子苦志誦讀自能邀其鑒拔若稍
存他念則志意不立文筆必弱反失之矣故惟患
學業不精不患有司不明專心致志不為詭遇聖
賢之道實實在此某年來於千辛萬苦中頗有得
力見此理頗明因感師恩不敢不以實告惟世兄
稍賜垂察毋為世俗之言所移也

與魯敬侯書

山中歲月未可虛度潛心經史務求明體適用濂洛以來大儒之書細細窮究戴山先生典型尚在黎洲定菴學有淵源虛心請教必有所得古小學先儒講學之地也與同志君子相商興復士大夫居鄉興學立教變化風俗是第一要務但要實從立德明道起念勿存聲氣名譽私見成已成物皆性分中事不可錯過此生負天地生成之德也子閔端品清脩真誠君子正當交相砥礪以聖賢相期士立志要高不要卑要定不要雜要堅不要緩

讓第一等人不做做第二等便是無志今世士大夫以古道自持不隨流俗者如足下蓋不多見不佞實有厚望故敢畧陳其愚

答孫杞瞻侍郎書

遠接手教仰見大君子慎始圖終大業出於小心非時輩漫無遠謀者所可同日而語某愚昧無識未嘗久習河務然既承下問不敢不竭鄙見下河之患固在海口壅塞然海口之塞匪自近年祇因上流不治河淮失其故道漕隄潰決因而閘壩多開止求洩上流之水以安壑時之漕不為水求歸

宿之處遂以七州縣城郭田廬為巨壑矣

皇上南巡親見下民婦子田廬皆處洪濤之中真若恫瘝在身真天地覆載之心也即堯舜之憂勞洪水大禹之飢溺由已何能加焉今欲開海口以治下河

皇上之意固專在民生然漕運久遠之計實不出此蓋天下水未有不以海為歸者黃河北岸減水壩由洮陽安東等處皆入海之路潘印川減水壩俱建於河北岸欲其從灌口入海也今南岸減水開壩之水安歸乎歸洪澤湖耳淮湖之水日增日

漲河流帶沙湖底漸高清口太狹則湖逼高堰昔潘印川用高堰逼淮刷黃寧犯大忌浮議沸騰而不敢輕開尺寸者而今竟開六壩二閘矣更加以三十六湖之水盡注漕河漕隄安得不危故又開一百餘丈之滾水以洩之其意以為漕隄不潰則河臣之事畢矣七州縣之民命可無問也獨不思下河之地有限而上流之來水無窮以有限之地供無窮之源將來水無所容一線漕隄勢必大壞由此言之開海口治下河非但救七州縣之民命已也實所以為漕運久遠之計也今欲閉漕隄之

壩必先開高堰之壩高堰之壩不能全閉欲閉高
堰六壩之二三必先塞黃河南岸之閘壩黃河南
岸有毛成舖北岸有大谷山徐城可無患矣王家
山以下一路減水閘壩不可稍閉免洪澤湖之泛
濫墊淤且留以蓄水刷沙乎自碭山以下至清河
南北減水壩三十餘座水分則流緩流緩則沙停
將來正河運道不有淤塞之慮乎又印川之減水
壩比隄稍卑二三尺耳今與地平矣昔云歸漕者
常盈今何能盈乎此上河之可慮者也河督之堅
執不移者不過以開閘開壩費帑金無算今日可

塞昔日何以誤開恐有從而議其後者耳愚因於
會議向中堂九卿言之治水如治病因病立方補
洩隨時難以執一不得以後日之用補歸咎於前
日之誤洩昔日開壩以保隄也今日塞壩以刷沙
也猶先應用大黃芒硝者用大黃芒硝後應用參
芪桂附者用參芪桂附各有其宜歸於愈病而已
此言實有至理亦欲河督開豁疑衷從長計議為
國計民生圖久遠之策此出自誠心而不謂河督
之堅執如故也然今日下河工程當在范公隄外
此非壩水所能到也但於石碓丁溪二口開通一

二處則浮水可去內地水當漸淺河湖舊形當漸露再尋訪所謂射陽德勝平望喜鵲諸湖舊迹而以開壩之水開引河以歸之再由胡埭河以入新開海口條分縷析脈絡分明即大禹治水亦不過如此若曰一開海口而遂使下河盡為平陸焉萬萬無是理也故目下不在減水壩之塞與不塞而在地方官不肖盡心相助呼應不靈人夫物料恐難湊手耳若諸事湊手即當盡心嚴督工程勿惑浮議成大功者小小順意不足喜小小拂意不足懼惟先定成局持堅忍不拔之志如行兵然當有

定算偶一兩勝負何足憂喜如弈碁然當爭全局一著二著何足較量下河苦水久矣今歲之旱乃偶然耳若盡如今歲則海口可以不開矣前讀大疏斷無海水高於內地之事此先生親身閱歷之言故鑿鑿如此非如他人紙上談兵也只此一言便見治下河定算矣

皇上神聖不世出之主滇黔閩粵指顧蕩平海外自古未入版圖之地皆立郡縣漢唐以來從未臣服之國盡來歸附豈淮揚近地開一二湮廢之河道以救數城之殘黎發自

聖心特遣部堂為臣子阻撓而罷以為
聖主之心能宴然而已乎故減水壩不可塞則海
口更不可不開下河之水愈大則開海之功亦
愈大惟先生斷然持之耳某以為成功可操券而
待也

與王似齋書

足下有體有用不佞所深愛客冬晤尊公知足下
家學之有自也頃札至詢為學之要見足下立志
不凡為學不在語言文字之間惟於論理身心無
愧無怍更是聖賢一路足下勉之不佞生平從不

代人作文亦未嘗倩人代作聞杞縣碑文借不佞
出口實家無寸土在杞豈可妄列邑人之末幸為
改是所望也

